舊唐書

一七



唐書列傳卷第十六

劉昫

房玄齡　杜如晦

房喬字玄齡齊州臨淄人曾祖翼後魏鎮遠將軍宋安郡守襲壯武伯祖熊字子釋褐州主簿父彥謙好學通涉五經隋涇陽令隋書有傳玄齡幼聰敏博覽經史工草隸善屬文嘗從其父至京師時天下寧晏論者咸以國祚方永玄齡乃避左右告父曰隋帝本無功德但誑惑黔黎不爲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相傾奪儲后藩枝競崇淫侈終當內相誅夷不足保全家國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彥謙驚而異之年十八本州舉進士授羽騎尉吏部侍郎高孝基素稱知人見之深相嗟挹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覩其聳壑凌霄耳父病綿歷十旬玄齡盡心藥膳未嘗解衣交睫父終酌飲不入口者五日後補隰城尉會義旗入關太宗徇地渭北玄齡杖策謁於軍門溫彥博又薦焉太宗見

便如舊識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玄齡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爲賊寇每平衆人競求珍玩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皆與之潛相申結各盡其死力既而隱太子見太宗勳德尤盛轉生猜間太宗嘗至隱太子所食中毒而歸府中震駭計無所出玄齡因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禍機將發天下恟恟人懷異志變端一作大亂必興非直禍及府朝正恐傾危社稷此之際會安可不深思也僕有愚計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寧區夏內安宗祏申孝養之禮古人有云爲國者不顧小節此之謂歟孰若家國淪亡身名俱滅乎無忌曰久懷此謀未敢披露公今所說深會宿心無忌乃入白之太宗召玄齡謂曰阽危之兆其迹已見將若之何對曰國家患難今古何殊自非睿聖欽明不能安輯大王功蓋天地事鍾壓紐神贊所在匪藉人謀因與府屬杜如晦同心勠力仍隨府遷授秦王府記室封臨淄侯又以本職兼陝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加文學館學士玄齡在秦府十餘年常典管記每

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藁草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為我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耳隱太子以玄齡如晦為太宗所親禮甚惡之譖之於高祖由是與如晦並被驅斥隱太子將有變也太宗令長孫無忌召玄齡及如晦令衣道士服潛引入閤計事及太宗入春宮擢拜太子右庶子賜絹五千匹貞觀元年代蕭瑀為中書令論功行賞以玄齡及長孫無忌杜如晦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為第一進爵邢國公賜實封千三百戶太宗因謂諸功臣曰朕敘公等勲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許自言皇從父淮安王神通進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吏功居第一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得兵來未嘗身履行陣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没及劉黑闥翻動叔父望風而破今計勲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私濫

與功臣同賞耳初將軍丘師利等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
畫地及見神通理屈自相謂曰陛下以至公行賞不私其親吾屬
何可妄訴三年拜太子少師固讓不受攝太子詹事兼禮部尚書
明年代長孫無忌爲尚書左僕射改封魏國公監修國史既任揔
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已有之明達
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
物隨能收敘無隔卑賤論者稱爲良相焉或時以事被譴則累日
朝堂稽顙請罪悚懼踧踖若無所容九年護高祖山陵制度以
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與司空長孫無忌等四人並代襲刺史
以本官爲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事竟不行十三年加太子少師
玄齡頻表請解僕射詔報曰夫選賢之義無私爲本奉上之道當
仁是貴列代所以弘風通賢所以協德公忠肅恭懿明允篤誠草
昧霸圖綢繆帝道儀形黃閣庶政惟和輔翼春宮望實斯著
而忘彼大體徇茲小節雖恭教諭之職乃辭機衡之務豈所謂弼

予一人共安四海者也玄齡遂以本官就職時皇太子將行拜禮備儀以待之玄齡深自卑損不敢修謁遂歸于家有識者莫不重其崇讓玄齡自以居端揆十五年女爲韓王妃男遺愛尚高陽公主實顯貴之極頻表辭位優詔不許十六年又與士廉等同撰文思博要成錫賚甚優進拜司空仍綜朝政依舊監修國史玄齡抗表陳讓太宗遣使謂之曰昔留侯讓位竇融辭榮自懼盈滿知進能退善覽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玄齡遂止十八年與司徒長孫無忌等圖形於凌煙閣讚曰才兼藻翰思入機神當官勵節奉上忘身高宗居春宮加玄齡太子太傅仍知門下省事監修國史如故尋以撰高祖太宗實錄成降璽書褒美賜物一千五百段其年玄齡丁繼母憂去職特勑賜以昭陵葬地未幾起復本官太宗親征遼東命玄齡京城留守手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之憂矣軍戎器械戰士糧廩並委令處分發

遣玄齡屢上言敵不可輕尤宜誡愼尋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録以臧榮緒晉書爲主參考諸家甚爲詳洽然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採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爲綺豔不求篤實由是頗爲學者所譏唯李淳風深明星曆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最可觀採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揔題云御撰至二十年書成凡一百三十卷詔藏于秘府頒賜加級各有差玄齡嘗因微譴歸第黄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君爲元首臣號股肱龍躍雲興不嘯而集苟有時來千年朝暮陛下昔在布衣心懷拯溺手提輕劒仗義而起平諸寇亂皆自神功文經之助頗由輔翼爲臣之勤玄齡爲最昔吕望之扶周武伊尹之佐成湯蕭何關中王導江外方之於斯可以爲匹且武德初策名伏事忠勤恭孝衆所同歸而前宫海陵憑

凶侍亂于時事主人不自安居累卵之危有倒懸之急命視一刻
身縻寸景玄齡之心終始無變及九年之際機臨事迫身被斥逐
闕於謨謀猶服道士之衣與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於臣節自無
所負及貞觀之始萬物惟新甄吏事君物論推與而勳庸無比委
質惟舊自非罪狀無赦搢紳同尤不可以犯一愆輕示遐棄陛下
必矜玄齡齒髮薄其所爲古者有諷諭大臣遣其致仕自可在後
式遵前事退之以禮不失善聲今數十年勳舊以一事而斥逐在
外云云以爲非是夫天子重大臣則人盡其力輕去就則物不自
安臣以庸薄忝預左右敢冒天威以申管見二十一年太宗幸翠微
宮授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玄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
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緯好
髭鬚更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其爲當時準的如此二
十三年駕幸玉華宮時玄齡舊疾發詔令卧摠留臺及漸篤追
赴宮所乘擔轝入殿將至御座乃下太宗對之流涕玄齡亦感咽

不能自勝勑遺名醫救療尚食每日供御膳若微得減損太宗即喜見顏色如聞增劇便爲改容悽愴𤣥齡因謂諸子曰吾自度危篤而恩澤轉深若孤負聖君則死有餘責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東討高麗不止方爲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屆洎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今古爲中國患害者無如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陁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以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換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弑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月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崤陵之枯骨比功較德萬倍前王此聖心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夷狄之將

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
望書符應若神筭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
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
墳典屬意篇什筆邁鍾張辭窮班馬文鋒既振則管磬自諧輕
翰暫飛則花蘤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羣臣以禮褒秋毫之善解吞
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訴斯絕好生之德焚障塞於江湖
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鶴荷稻粱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
乘吮思摩之瘡登堂臨魏徵之柩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負塡
道之薪則精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心識昏憒
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
備且微臣深爲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
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惟聖
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是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
爲陛下惜之者蓋此謂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謂陛下威

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鱉畜之宜從闊略若必欲絕其種類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行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轊車而掩泣抱枯骨以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寃痛也且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為愧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為舊王雪恥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誡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旦夕入地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嶽謹罄殘魂餘息預代

結草之誠儻蒙録此哀鳴即臣死且不朽太宗見表謂玄齡子婦
高陽公主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憂我國家後疾增劇遂鑿苑牆
開門累遣中使候問上又親臨握手敘別悲不自勝皇太子亦就
之與之訣即日授其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中散大夫使及目
前見其通顯尋薨年七十廢朝三日冊贈太尉幷州都督謚曰文
昭給東園秘器陪葬昭陵玄齡嘗誡諸子以驕奢沉溺必不可以
地望凌人故集古今聖賢家誡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
留意足以保身成名又云袁家累葉忠節是吾所尚汝宜師之高
宗嗣位詔配享太宗廟庭子遺直嗣永徽初為禮部尚書汴州刺
史次子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官至太府卿散騎
常侍初主有寵於太宗故遺愛特承恩遇與諸主壻禮秩絕異主
既驕恣謀黜遺直而奪其封爵永徽中誣告遺直無禮於己高
宗令長孫無忌鞫其事因得公主與遺愛謀反之狀遺愛伏誅公
主賜自盡諸子配流嶺表遺直以父功特宥之除名為庶人停玄

齡配享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曾祖皎周贈開府儀同大將軍遂州刺史祖徽周河内太守祖果周温州刺史入隋工部尚書義興公周書有傳父吒隋昌州長史如晦少聰悟好談文史隋大業中以常調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深所器重顧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爲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今欲俯就卑職爲須少禄俸耳遂補滏陽尉尋棄官而歸太宗平京城引爲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衆太宗患之記室房玄齡曰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大驚曰爾不言幾失此人矣遂奏爲府屬後從征薛仁杲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甞參謀帷幄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爲時輩所服累遷陝東道大行臺司勳郎中封建平縣男食邑三百戸尋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建以爲從事中郎畫象於丹青者十有八

人而如晦為冠首令文學褚亮為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其見重如此隱太子深忌之謂齊王元吉曰秦王府中所可憚者唯杜如晦與房玄齡耳因譖之於高祖乃與玄齡同被斥逐後又潛入畫策及事捷與房玄齡功等擢拜太子左庶子俄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賜實封千三百戶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仍總監東宮兵馬事號為稱職三年代長孫無忌為尚書右僕射仍知選事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代之譽談良相者至今稱房杜焉如晦以高孝基有知人之鑒為其樹神道碑以紀其德其年冬遇疾表請解職許之祿賜特依舊太宗深憂其疾頻遣使存問名醫上藥相望於道四年疾篤令皇太子就第臨問上親幸其宅撫之流涕賜物千段及其未終見子拜官遂超遷其子左千牛構為尚舍奉御尋薨年四十六太宗哭之甚慟廢朝三日贈司空徙封萊國公謚曰成太宗手詔著作郎虞世南曰朕與如晦

君臣義重不幸奄從物化追念勳舊痛悼于懷卿體吾此意爲制碑文也太宗後因食瓜而美愴然悼之遂輟食之半遣使奠於靈座又嘗賜房玄齡黃銀帶顧謂玄齡曰昔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唯獨見公因泣然流涕又曰朕聞黃銀多爲鬼神所畏命取黃金帶遣玄齡親送于靈所其後太宗忽夢見如晦若平生及曉以告玄齡言之歔欷令送御饌以祭焉明年如晦亡日太宗復遣尚宮至第慰問其妻子其國官府佐並不之罷終始恩遇未之有焉子構襲爵官至慈州刺史坐弟荷謀逆徙於嶺表而卒初荷以功臣子尚城陽公主賜爵襄陽郡公授尚乘奉御貞觀中與太子承乾謀反坐斬如晦弟楚客少隨叔父淹沒於王世充淹素與如晦兄弟不睦譖如晦兄於王行滿王世充殺之并囚楚客幾至餓死楚客竟無怨色洛陽平淹當死楚客泣涕請如晦救之如晦初不從楚客曰叔已殺大兄今兄又結恨棄叔一門之內相殺而盡豈不痛哉因欲自刎如晦感其言請於太宗淹遂蒙恩宥楚客因

隱於嵩高山貞觀四年召拜給事中上謂曰聞卿山居日久志意甚
高自非宰相之任則不能出何有是理耶夫涉遠者必自邇升
高者必自下但在官爲衆所許無慮官之不大爾兄雖與我體
異其心猶一於我國家非無大功爲憶爾兄意欲見爾宜識朕
意繼爾兄之忠義也拜楚客蒲州刺史甚有能名後歷魏王
府長史拜工部尚書攝魏王泰府事楚客知太宗不悦承乾
魏王泰又潛令楚客友朝臣用事者至有懷金以賂之因說泰
聰明可爲嫡嗣人或以聞太宗隱而不言及釁發太宗始揚其
事以其兄有佐命功免死廢于家尋授虔化令卒如晦叔父淹
淹字執禮祖業周豫州刺史父徵河内太守淹聰辯多才藝弱冠
有美名與同郡韋福嗣爲莫逆之交相與謀曰好嘉遁蘇威以幽
人見徵擢居美職遂共入太白山揚言隱逸實欲邀求時譽隋
文帝聞而惡之謫戍江表後還鄉里雍州司馬高孝基上表薦之
授承奉郎大業末官至御史中丞王世充僭號署爲吏部大見親

用及洛陽平初不得調淹將委質於隱太子時封德彝典選以告房玄齡恐隱太子得之長其姦計於是遽啓太宗引爲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武德八年慶州揔管楊文幹作亂辭連東宮歸罪於淹及王珪韋挺等並流於越巂太宗知淹非罪贈以黃金三百兩及即位徵拜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賜實封四百戶以淹多識典故特詔東宮儀式簿領並取淹節度尋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前後表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者淹嘗薦刑部員外郎邸懷道太宗因問淹懷道才行何如淹對曰懷道在隋日作吏部主事甚有清慎之名又煬帝向江都之日召百官問去住之計時行計已決公卿皆阿旨請去懷道官位極卑獨言不可臣目見此事太宗曰卿爾可從何計對曰臣從行計太宗曰事君之義有犯無隱卿稱懷道爲是何因自不正諫對曰臣爾日不居重任又知諫必不從徒死無益太宗曰孔子稱從父之命未爲孝子故父有爭子國有爭臣若以主之無道何爲仍仕其世既食其祿豈得不匡其

非因謂羣臣曰公等各言諫事如何王珪曰昔比干諫紂而死孔子稱其仁洩冶諫而被戮孔子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是則祿重責深理須極諫官卑望下許其從容太宗又召淹笑謂曰卿在隋日可以位下不言近仕世充何不極諫對曰亦有諫但不見從太宗曰世充若修德從善當不滅亡既無道拒諫卿何免禍淹無以對太宗又曰卿在今日可爲備任復欲極諫否對曰臣在今日必盡死無隱且百里奚在虞虞亡在秦秦霸臣竊比之太宗笑時淹兼二職而無清潔之譽又素與無忌不協爲時論所譏及有疾太宗親自臨問賜帛三百匹貞觀二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襄子敬同襲爵官至鴻臚少卿敬同子從則中宗時爲蒲州刺史

史臣曰房杜二公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謀猷允協以致昇平議者以比漢之蕭曹信矣然萊成之見用文昭之所舉也世傳太宗嘗與文昭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焉竟從玄齡之策也蓋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裨諶草創東

里潤色相須而成俾無悔事賢達用心良有以也若以往哲方之
房則管仲子產杜則鮑叔罕虎矣
贊曰肇啓聖君必生賢輔何歟二公實開運祚文含經緯謀深
夾輔笙磬同音唯房與杜

唐書列傳卷第十六

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塩司幹辦公事蘇之勤校勘

唐書列傳卷第十七

劉昫

李靖　李勣 孫敬業

李靖本名藥師雍州三原人也祖崇義後魏殷州刺史永康公父詮隋趙郡守靖姿貌瓌偉少有文武材略每謂所親曰大丈夫若遇主逢時必當立功立事以取富貴其舅韓擒虎號爲名將每與論兵未嘗不稱善撫之曰可與論孫吴之術者惟斯人矣初仕隋爲長安縣功曹後歷駕部員外郎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皆善之素嘗拊其牀謂靖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累除馬邑郡丞會高祖擊突厥於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克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起義兵本爲天下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高祖壯其言太宗又固請遂捨之太宗尋召入幕府武德二年從討王世充以功授開府時蕭銑據荆州遣靖安輯之輕騎至

金州遇蠻賊數萬屯聚山谷廬江王瑗討之數爲所敗靖與瑗設謀擊之多所剋獲既至硤州阻蕭銑久不得進高祖怒其遲留陰勑硤州都督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爲之請命於是獲免會開州蠻首冉肇則反率衆寇夔州趙郡王孝恭與戰不利靖率兵八百襲破其營後又要險設伏臨陣斬肇則俘獲五千餘人高祖甚悅謂公卿曰朕聞使功不如使過李靖果展其效因降璽書勞曰卿竭誠盡力功效特彰遠覽至誠極以嘉賞勿憂富貴也又手勑靖曰既往不咎舊事吾久忘之矣四年靖又陳十策以圖蕭銑高祖從之授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其年八月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險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孝恭從

之進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弘率精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弘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率師與賊合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賊舟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軍亂縱兵擊破之獲其舟艦四百餘艘斬首及溺死將萬人孝恭遣靖率輕兵五千為先鋒至江陵屯營於城下士弘既敗銑甚懼始徵兵於江南果不能至孝恭以大軍繼進靖又破其驍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卒四千餘人更勒兵圍銑城明日銑遣使請降靖即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時諸將咸請孝恭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死者罪狀既重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存弔伐百姓既受驅逼拒戰豈其所願且犬吠非其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新定荆郢宜弘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已南城鎮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於是遂止

江漢之域聞之莫不爭下以功授上柱國封永康縣公賜物二千五百段詔命檢校荊州刺史承制拜授仍度嶺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撫其大首領馮盎李光度甯眞長等皆遣子弟來謁靖承制授其官爵凡所懷輯九十六州戶六十餘萬優詔勞勉授嶺南道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十六年輔公祏於丹陽反詔孝恭爲元帥靖爲副以討之李勣任瓌張鎭州黃君漢等七總管並受節度師次舒州公祏遣將馮惠亮率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徐紹宗領步騎二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與惠亮爲掎角之勢孝恭集諸將會議皆云惠亮正通並握強兵爲不戰之計城柵既固卒不可攻請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破惠亮自降孝恭欲從其議靖曰公祏精銳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皆勁勇惠亮等城柵尚不可攻公祏既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月進則公祏未平退則惠亮爲患此便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惠亮正通皆是百戰

餘賊必不憚於野戰止爲公祏立計令其持重但欲不戰以老我師今若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孝恭然之靖乃率黃君漢等先擊慧亮苦戰破之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慧亮奔走靖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祏大懼先遣僞將左遊仙領兵守會稽以爲形援公祏擁兵東走以趨遊仙至吳郡與惠亮正通並相次擒獲江南悉平於是置東南道行臺拜靖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其年行臺廢又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丹陽連罹兵寇百姓凋弊靖鎮撫之吳楚以安八年突厥寇太原以靖爲行軍總管統江淮兵一萬與張瑾屯大谷時諸軍不利靖衆獨全尋檢校安州大都督高祖每云李靖是蕭銑輔公祏膏肓古之名將韓白衞霍豈能及也九年突厥莫賀咄設寇邊徵靖爲靈州道行軍總管頡利可汗入涇陽靖率兵倍道趨豳州邀賊歸路既而與虜和親而罷太宗嗣位拜刑部尚書幷錄前後功賜實封四百戶貞觀二年以本官兼檢校中書令三年轉兵部尚

書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奄至於是大懼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敢孤軍而至一日數驚靖候知之潛令間諜離其心腹其所親康蘇密來降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獲隋齊王暕之子楊正道及煬帝蕭后送于京師可汗僅以身遁以功進封代國公賜物六百段及名馬寶器焉太宗嘗謂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書名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自破定襄後頡利可汗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内附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諭靖揣知其意謂將軍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

所以破齊也如唐儉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也靖軍將逼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殺其妻隋義城公主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揔管張寶相擒之以獻俄而突利可汗來奔遂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于大漠太宗初聞靖破頡利大悅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甞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款塞恥其雪乎於是大赦天下酺五日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太宗謂曰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勳詔加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眞食邑通前五百戸未幾太宗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為懷賜

絹二千匹拜尚書右僕射靖性沉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然似不
能言八年詔爲畿內道大使伺察風俗尋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
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
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莫能自知才雖不堪强欲居職縱有
疾病猶自勉强公能識達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
以公爲一代楷模乃下優詔加授特進聽在第攝養賜物千段尚
乘馬兩匹祿賜國官府佐並依舊給患若小瘳每三兩日至門下
中書平章政事九年正月賜靖靈壽杖助足疾也未幾吐谷渾寇
邊太宗顧謂侍臣曰得李靖爲帥豈非善也靖乃見房玄齡曰靖
雖年老固堪一行太宗大悅即以靖爲西海道行軍大摠管統兵
部尚書任城王道宗涼州都督李大亮右衛將軍李道彥利州刺
史高甑生等三摠管征之九年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
餒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唯
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前後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大

破其國吐渾之衆遂殺其可汗來降靖又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
初利州刺史高甑生爲鹽澤道總管以後軍期靖薄責之甑生
因有憾於靖及是與廣州都督府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太宗命
法官按其事甑生等竟以誣罔得罪靖乃闔門自守杜絕賓客雖
親戚不得妄進十一年改封衛國公授濮州刺史仍令代襲例竟不
行十四年靖妻卒有詔墳塋制度依漢衛霍故事築闕象突厥內
鐵山吐谷渾內積石山形以旌殊績十七年詔圖畫靖及趙郡王
孝恭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十八年帝幸其第問疾仍賜絹五百匹
進位衛國公開府儀同三司太宗將伐遼東召靖入閣賜坐御前
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唯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
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効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
若不棄老臣病期瘳矣太宗愍其羸老不許二十三年薨于家年七
十九册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四十人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謚曰
景武子德謇嗣官至將作少匠靖弟客師貞觀中官至右武衛將

軍以戰功累封丹陽郡公永徽初以年老致仕性好馳獵四時從禽無蹔止息有別業在昆明池南自京城之外西際灃水鳥獸皆識之毎出則烏鵲隨逐而噪野人謂之鳥賊總章中卒年九十餘

客師孫令問玄宗在藩時與令問款狎及即位以協賛功累遷至殿中少監先天中預誅竇懷貞等功封宋國公實封五百戶令問固辭實封詔不許開元中轉殿中監左散騎常侍知尚食事令問雖特承恩寵未甞干預時政深爲物論所稱然厚於自奉食饌豐侈廣畜芻豢躬臨宰殺時方奉佛其篤信之士或譏之令問曰此物畜生與果菜何異胡爲强生分別不亦遠於道乎略不以恩眄自恃閑適郊野從禽自娛十五年涼州都督王君㚟奉迴紇部落叛令問坐與連姻左授撫州別駕尋卒大和中令問孫芳任鳳翔府司録參軍詣闕進高祖太宗所賜衛國公靖官告勑書手詔等十餘卷內四卷太宗文皇帝筆迹文宗寶惜不能釋手其佩筆尚堪書金裝木匣制作精巧帝並留禁中令書工模寫本還之賜芳絹

三百匹衣服靴笏以酬之

李勣曹州離狐人也隋末徙居滑州之衛南本姓徐氏名世勣永徽中以犯太宗諱單名勣焉家多僮僕積粟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好惠施拯濟貧乏不問親疎大業末韋城人翟讓聚衆爲盜勣往從之時年十七謂讓曰今此土地是公及勣鄉壤人多相識不宜自相侵掠且宋鄭兩郡地管御河商旅往還船乘不絕就彼邀截足以自相資助讓然之於是劫公私船取物兵衆大振隋遣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師二萬討之勣與頻戰竟斬須陁於陣初李密亡命在雍丘浚儀人王百當匿於野百當共勣說翟讓奉密爲主隋令王世充討密勣以奇計敗世充於洛水之上密拜勣爲東海郡公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開倉賑給時政教已紊倉司不時賑給死者日數萬人勣言於密曰天下大亂本是爲飢今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密乃遣勣領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掩襲即日尅之開倉恣食一旬之間勝兵二十萬餘經歲

餘宇文化及於江都弒逆擁兵北上直指東郡時越王侗即位於
東京赦密之罪拜為太尉封魏國公授勣右武候大將軍命討化
及密遣勣守倉城勣於城外掘深溝以固守化及設攻具四面攻倉
城阻塹不得至城下勣於塹中為地道出兵擊之大敗而去武德二
年密為王世充所破擁眾歸朝其舊境東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
汝州北至魏郡勣並據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恪曰魏公既歸大
唐今此人眾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利主之敗自為
己功以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錄州縣名數及軍人戶口總啓魏
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乃遣使啓使人初至高祖聞其無表
惟有啓與密甚怪之使者以勣意聞奏高祖大喜曰徐世勣感德
推功實純臣也詔授黎陽總管上柱國萊國公尋加右武候大將
軍改封曹國公賜姓李氏賜良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其父蓋為濟
陰王蓋固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侍陵州刺史令勣總統
河南山東之兵以拒王世充及李密反叛伏誅高祖以勣舊經事密

遣使報其父狀勣表請收葬詔許之勣服衰絰與舊僚吏將士葬
密於黎山之南墳高七仞釋服而散朝野義之尋而竇建德擒化
及於魏縣復進軍攻勣力屈降之建德收其父從軍爲質令勣復
守黎陽三年自拔歸京師四年從太宗伐王世充于東都累戰大
捷又東略地至武牢偽鄭州司兵沈悅請翻武牢勣夜潛兵應接
剋之擒其偽刺史荊王行本又從太宗平竇建德降王世充振旅
而還論功行賞太宗爲上將勣爲下將與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輅
告捷于太廟其父自洺州與裴矩入朝高祖見之大喜復其官爵勣
又從太宗破劉黑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大將軍圓朗重據兗州
反授勣河南大總管以討之尋獲圓朗斬首以獻兗州平七年詔
與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孝恭領舟師巡江而下勣領步卒一萬
渡淮拔其壽陽至硤石公祏之將陳正通率兵十萬屯于梁山又
遣其大將馮惠亮帥水軍十萬鎖連大艦以斷江路仍於江西結
壘分守水陸以禦王師勣攻其壘尋剋之惠亮單舸而遁勣乘勝

逼正通大潰以十餘騎奔于丹陽公袥弃城夜遁勣縱騎追斬之于武康江南悉定八年突厥寇并州命勣爲行軍總管擊之于太谷走之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戶貞觀三年爲通漠道行軍總管至雲中與突厥頡利可汗兵會大戰於白道突厥敗屯營于磧口遣使請和詔鴻臚卿唐儉往赦之勣時與定襄道大總管李靖軍會相與議曰頡利雖敗人衆尚多若走渡磧保于九姓道遙阻深追則難及今詔使唐儉至彼其必弛備我等隨後襲之此不戰而平賊矣靖扼腕喜曰公之此言乃韓信滅田橫之策也於是定計靖將兵逼夜而發勣勒兵繼進靖軍既至賊營大潰頡利與萬餘人欲走渡磧勣屯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渡磧其大酋長率其部落並降于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時高宗爲晉王遙領并州大都督授勣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父憂解尋起復舊職十一年改封英國公代襲蘄州刺史時並不就國復以本官遙領太子左衛率勣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號爲稱職

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能精選賢良安撫邊境惟解築長城以備突厥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世勣於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靜豈不勝遠築長城耶十五年徵拜兵部尚書未赴京會薛延陁遣其子大度設帥騎八萬南侵李思摩部落命勣為朔州行軍總管率輕騎三千追及延陁於青山擊大破之斬其名王一人俘獲首領虜五萬餘計以功封一子為縣公勣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翦鬚為其和藥勣頓首見血泣以懇謝帝曰吾為社稷計耳不煩深謝十七年高宗為皇太子轉勣太子詹事兼左衞率加位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宗謂曰我兒新登儲貳卿舊長史今以宮事相委故有此授雖屈階資可勿怪也太宗又嘗閑宴顧勣曰朕將屬以幼孤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辭因噬指流血俄而沉醉乃解御服覆之其見委信如此十八年太宗將親征高麗授勣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攻破蓋牟遼東白崖等數城又從太宗摧殄

駐蹕陣以功封一子爲郡公二十年延陁部落擾亂詔勣將二百騎
便發突厥兵討擊至烏德鞬山大戰破之其大首領梯真達官率
衆來降其可汗咄摩支南竄于荒谷遣通事舍人蕭嗣業招慰部
領送于京師磧北悉定二十二年轉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旬
日復除太子詹事二十三年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於李勣無恩我
今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
爲疊州都督高宗即位其月召拜洛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
令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是歲冊拜尚書左僕射永徽元年抗表
求解僕射仍令以開府儀同三司依舊知政事四年冊拜司空初
貞觀中太宗以勳庸特著嘗圖其形於凌煙閣至是帝又命寫形
焉仍親爲之序顯慶三年從幸東都在路遇疾帝親臨問麟德初
東封泰山詔勣爲封禪大使乃從駕次滑州其姊早寡居勣舊閭
皇后親自臨問賜以衣服仍封爲東平郡君勣又墜馬傷足上親
降問以所乘賜之乾封元年高麗莫離支男產爲其弟男建所逐

保于國内城遣子獻誠詣闕乞師總章元年命勣爲遼東道行軍揔管率兵二萬略地至鴨緑水賊遣其弟來拒戰勣縱兵擊敗之追奔二百里至于平壤城男建閉門不敢出賊中諸城駭懼多拔人衆遁走降款者相繼勣又引兵圍平壤遼東道副大揔管劉仁軌郝處俊將軍薛仁貴並會于平壤猗角圍之經月餘剋其城虜其王高藏及男建男産裂其諸城並爲州縣振旅而旋令勣便道以高藏及男建獻于昭陵禮畢備軍容入京城獻太廟二年加太子太師增食實封通前一千一百戸其年寢疾詔以勣弟晉州刺史弼爲司衛正卿使得視疾尋薨年七十六帝爲之舉哀輟朝七日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謚曰貞武給東園秘器陪葬昭陵令司平太常伯楊昉攝同文正卿監護及葬日帝幸未央古城登樓臨送望柳車慟哭并爲設祭皇太子亦從駕臨送哀慟悲感左右詔百官送至故城西北所築墳一準衛霍故事象陰山鐵山及烏德鞬山以旌破突厥薛延陀之功光宅元年詔勣配享高宗廟庭勣前後

戰勝所得金帛皆散之於將士初得黎陽倉就倉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恪皆客遊其所一見於衆人中即加禮敬引之臥内談謔忘倦及平武牢獲僞鄭州長史戴胄知其行能尋釋放竟推薦咸至顯達當時稱其有知人之鑒又初平王世充獲其故人單雄信依例處死勣表稱其武藝絶倫若收之於合死之中必大感恩甚爲國家盡命請以官爵贖之高祖不許臨將就戮勣對之號慟割股肉以啖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於土矣仍收養其子每行軍用師頗任籌算臨敵應變動合事機與人圖計識其臧否聞其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以是人皆爲用所向多克捷洎勣之死聞者莫不悽愴與其弟弼特存友愛閨門之内肅若嚴君自遇疾高宗及皇太子送藥即取服之家中召醫巫皆不許入門子弟固以藥進勣謂曰我山東一田夫耳攀附明主濫居富貴位極三台年將八十豈非命乎修短必是有期寧容浪就醫人求活竟拒而不進忽謂弼曰我似得小差可置酒以申宴樂於

是堂上奏女妓簷下列子孫宴罷謂弼曰我自量必死欲與汝一別
耳恐汝悲哭誑言似差可未須啼泣聽我約束我見房玄齡杜如
晦高季輔辛苦作得門戶亦望垂裕後昆並遭癡兒破家蕩盡我
有如許豚犬將以付汝汝可防察有操行不倫交遊非類急即打
殺然後奏知又見人多埋金玉亦不須爾惟以布裝露車載我棺
柩棺中斂以常服惟加朝服一副死儻有知望著此奉見先帝明
器惟作馬五六匹下帳用幔皁為頂白紗為裙其中著十箇木人
示依古禮芻靈之義此外一物不用姬媵已下有兒女而願住自
養者聽之餘並放出事畢汝即移入我堂撫恤小弱違我言者同
狀戮屍此後略不復語弼等遵行遺言勣少弟感幼有志操李
密之敗也陷於王世充世充逼令以書召勣感曰家兄立身不虧名
節今已事主君臣分定決不以感造次改圖卒不肯世充怒遂害
焉時年十五勣長子震顯慶初官至梓州刺史先勣卒勣孫敬業
高宗崩則天太后臨朝既而廢帝為廬陵王立相王為皇帝而政

由天后諸武皆當權任人情憤怨時給事中唐之奇貶授括蒼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授臨海丞詹事司直杜求仁黜縣丞敬業坐事左授柳州司馬其弟盩厔令敬猷亦坐累左遷俱在揚州敬業用前盩厔尉魏思溫謀據揚州嗣聖元年七月敬業遣其黨監察御史薛璋先求使江都又令雍州人韋超詣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與唐之奇謀逆璋乃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矯制殺敬之自稱揚州司馬詐言高州首領馮子猷叛逆奉密詔募兵進討是日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解繫囚及丁役工匠得數百人皆授之以甲錄事參軍孫處行拒命敬業斬之以徇遂據揚州鳩聚民衆以匡復廬陵爲辭乃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杜求仁唐之奇駱賓王爲府屬餘皆僞署職位旬日之間勝兵有十餘萬仍移檄諸郡縣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宫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

之變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舊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誓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劒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嶽崩頹叱吒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協周親或膺重寄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儻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師無廢舊君

之命凡諸爵賞同裂山河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則
天命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討之追削敬業祖父
官爵剖墳斲棺復本姓徐氏初敬業兵集啚其所向薛璋曰金陵
王氣猶在大江設險可以自固且取常潤等州以為霸基然後治兵
北渡魏思溫曰兵貴神速但宜早渡淮而北招合山東豪傑乘其
未集直取東都據關決戰此上策也敬業不從十月率衆渡江攻
拔潤州殺刺史李思文先是太子賢為天后所廢死于巴州敬業
乃求狀貌似賢者置於城中奉之為主云賢本不死孝逸軍渡淮
至楚州敬業之衆狼狽還江都屯兵高郵以拒之頻戰大敗孝逸
乘勝追躡敬業奔至揚州與唐之奇杜求仁等乘小舸將入海投
高麗追兵及皆捕獲之初敬業傳檄至京師則天讀之微哂至一抔
之土未乾遽問侍臣曰此語誰為之或對曰駱賓王之辭也則天
曰宰相之過安失此人中宗返正詔曰故司空勣往因敬業毀廢墳
塋朕追想元勳永懷佐命昔竇憲干紀無累安豐之祠霍禹亂常

猶全傳陸之墜罪不相及國之通典宜特垂恩禮令所司速爲起
墳所有官爵並宜追復勳諸子孫坐敬業誅殺靡有遺胤偶脫禍
者皆竄迹胡越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驅掠民畜而去至鹽州
西横槽烽蕃將號徐舍人者環集漢俘於呼延州謂僧延素曰師
勿甚懼予本漢五代孫也屬武太后斲喪王室吾祖建義不果子
孫流落絕域今三代矣雖代居職任掌握兵要然思本之心無忘
於國但族屬已多無由自拔耳此地蕃漢交境放師還鄉數千百
人解縛而遣之

史臣曰近代稱爲名將者英衛二公誠煙閣之最英公振彭黜之迹
自拔草莽常能以義藩身與物無忤遂得功名始終賢哉垂命之
誡敬業不蹈貽謀至於覆族悲夫衛公將家子綽有渭陽之風臨
戎出師凜然威斷位重能避功成益謙銘之鼎鍾何慙耿鄧美
哉

贊曰功以懋賞震則危辭祿避位除猜破疑功定華夷志懷忠義白

首乎戎賢哉英衛

唐書列傳卷第十七

唐書列傳卷第十八

劉昫

尉遲敬德　秦叔寶　程知節　段志玄　張公謹

尉遲敬德朔州善陽人大業末從軍於高陽討捕羣賊以武勇稱累授朝散大夫劉武周起以為偏將與宋金剛南侵陷晉澮二州敬德深入至夏縣應接呂崇茂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唐儉等武德三年太宗討武周于栢壁武周令敬德與宋金剛來拒王師於介休金剛戰敗奔於突厥敬德收其餘衆城守介休太宗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城來降太宗大悅賜以曲宴引為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於東都既而尋相與武周下降將皆叛諸將疑敬德必叛囚於軍中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咸言敬德初歸國家情志未附此人勇健非常縶之又久既被猜貳怨望必生留之恐貽後悔請即殺之太宗曰寡人所見有異於此敬德若懷翻背之計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

引入臥內賜以金寶謂曰丈夫以意氣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終不聽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應欲去今以此物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是日因從獵於榆窠遇王世充領步騎數萬來戰世充驍將單雄信領騎直趨太宗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賊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賊圍更率騎兵與世充交戰數合其衆大潰擒偽將陳智略獲排矟兵六千人太宗謂敬德曰比衆人謠公必叛天誘我意獨保明之福善有徵何相報之速也特賜金銀一篋此後恩眄日隆敬德善解避矟每單騎入賊陣賊矟攢刺終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以刺之是日出入重圍往返無礙齊王元吉亦善馬矟聞而輕之欲親自試命去矟刃以竿相刺敬德曰縱使加刃終不能傷請勿除之敬德矟謹當却刃元吉竟不能中太宗問曰奪矟避矟何者難易對曰奪矟難乃命敬德奪元吉矟元吉執矟躍馬志在刺之敬德俄頃三奪其矟元吉素驍勇雖相歎異甚以為恥及竇建德營於板渚太宗將挑戰先伏李勣程

知節秦叔寶等兵太宗持弓矢敬德執矟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賊衆大驚擾出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却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所殺亦十數人遂引賊以入伏内於是與勣等奮擊大破之王世充兄子僞代王琬使於建德軍中乘隋煬帝所御驄馬鎧甲甚鮮逈出軍前以誇衆太宗曰彼之所乘眞良馬也敬德請往取之乃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直入賊軍擒琬引其馬以歸賊衆無敢當者又從討劉黑闥於臨洺黑闥軍來襲李世勣太宗勒兵掩賊復以救之既而黑闥衆至其軍四合敬德率壯士犯圍而入大破賊陣太宗與江夏王道宗乘之以出又從破徐圓朗累有戰功授秦王府左二副護軍隱太子巢剌王元吉將謀害太宗密致書以招敬德曰願迂長者之眷敦布衣之交幸副所望也仍贈以金銀器物一車敬德辭曰敬德起自幽賤逢遇隋亡天下土崩竄身無所久淪逆地罪不容誅實荷秦王惠以生命今又隸名藩邸唯當以身報恩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許殿下便是二心徇

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是後遂絕敬德尋以啓聞太宗曰
公之素心欝如山嶽積金至斗知公情不可移送來但取寧須慮
也若不然恐公身不安且知彼陰計足為良策元吉等深忌敬德令
壯士往刺之敬德知其計乃重門洞開安卧不動賊頻至其庭終
不敢入元吉乃譖敬德於高祖下詔獄訊驗將殺之太宗固諫得
釋會突厥侵擾烏城建成舉元吉為將密謀請太宗同送於昆
明池將加屠害敬德聞其謀與長孫無忌遽啓太宗曰大王若不
速正之則恐被其所害社稷危矣太宗歎曰今二宮離阻骨肉戕弃
君親危亡之機共所知委寡人雖深被猜忌禍在須臾然同氣之
情終所未忍欲待其先起然後以義討之公意以為何如敬德曰
人情畏死衆人以死奉王此天授也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雖存
仁愛之小情忘社稷之大計禍至而不恐將亡而自安失人臣臨
難不避之節乏先賢大義滅親之事非所聞也以臣愚誠請先誅
之王若不從敬德言請奔逃亡命不能交手受戮且因敗成功明

賢之高見轉禍爲福智士之先機敬德今若逃亡無忌亦欲同去太宗猶豫未決無忌曰王今不從敬德之言必知敬德等非王所有事今敗矣其若之何太宗曰寡人所言未可全弃公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王縱不從敬德言請自決計其如家國何其如身命何且在外勇士八百餘人今悉入宮控弦被甲事勢已就王何得辭敬德又與侯君集日夜進勸然後計定時房玄齡杜如晦皆被高祖斥出秦府不得復入太宗令長孫無忌密召之玄齡等報曰有勑不許更事王今若私謁必至誅滅不敢奉命太宗大怒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背我耶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且往觀其無來心可並斬其首持來也敬德又與無忌喻曰王已決計克日平賊公宜即入籌之我等四人不宜羣行在道於是玄齡如晦著道士服隨無忌入敬德別道亦至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領七十騎躡踵繼至元吉走馬東奔左右射之墜馬太宗所乘馬又逸於林下橫被所繣墜不能興元吉遽來奪弓

垂欲相扼敬德躍馬叱之於是步走欲歸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殺
之其宮府諸將薛萬徹謝叔方馮立等率兵大至屯於玄武門殺
屯營將軍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宮府兵遂散是時高祖泛
舟於海池太宗命敬德侍衛高祖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高
祖大驚問曰今日作亂是誰卿來此何也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
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驚動遣臣來宿衛高祖意乃安南衙北
門兵馬及二宮左右猶相拒戰敬德奏請降手敕令諸軍兵並受
秦王處分於是內外遂定高祖勞敬德曰卿於國有安社稷之功
賜珍物甚衆太宗昇春宮授太子左衛率時議者以建成等左右
百餘人並合從坐籍沒唯敬德執不聽曰爲罪者二凶今已誅訖
若更及支黨非取安之策由是獲免及論功敬德與長孫無忌爲
第一各賜絹萬匹齊王府財幣器物封其全邸盡賜敬德貞觀元
年拜右武候大將軍賜爵吳國公與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四
人並食實封千三百戶會突厥來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以擊

之賊至涇陽敬德輕騎與其挑戰殺其名將賊遂敗敬德好訐直負其功每見無忌玄齡如晦等短長必面折廷辯由是與執政不平三年出爲襄州都督八年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來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孫無絶然卿居官輒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愆國家大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脩飭無貽後悔也十一年封建功臣爲代襲刺史冊拜敬德宣州刺史改封鄂國公後歷鄜夏二州都督十七年抗表乞骸骨授開府儀同三司令朝朔望尋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及太宗將征高麗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在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伏請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不納令以

本官行太常卿爲左一馬軍揔管從破高麗於駐蹕山軍還依舊致仕敬德末年篤信仙方飛鍊金石服食雲母粉穿築池臺崇飾羅綺嘗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與外人交通凡十六年顯慶三年高宗以敬德功追贈其父爲幽州都督其年薨年七十四高宗爲之舉哀廢朝三日令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宅哭冊贈司徒并州都督謚曰忠武賜東園秘器陪葬於昭陵子寶琳嗣官至衛尉卿

秦叔寶名瓊齊州歷城人大業中爲隋將來護兒帳內叔寶喪母護兒遣使弔之軍吏怪曰士卒死亡及遭喪者多矣將軍未嘗降問獨弔叔寶何也答曰此人勇悍加有志節必當自取富貴豈得以卑賤處之隋末羣盜起從通守張須陁擊賊帥盧明月於下邳賊衆十餘萬須陁所統纔萬人力勢不敵去賊六七里立柵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諸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衆既出營內即虛若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唯叔寶與羅士信請行於是須陁委柵遁使二人分領千兵伏

於蘆葦間既而明月果悉兵追之叔寶與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超升其樓拔賊旗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士信又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又迴軍奮擊大破賊衆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之由是勇氣聞於遠近又擊孫宣雅於海曲先登破之以前後累勳授建節尉從須陁進擊李密於滎陽軍敗須陁死之叔寶以餘衆附裴仁基會仁基以武牢降於李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為帳內驃騎待之甚厚密與化及大戰於黎陽童山為流矢所中墮馬悶絕左右奔散追兵且至唯叔寶獨捍衛之密遂獲免叔寶又收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後密敗又為王世充所得署龍驤大將軍叔寶薄世充之多詐因其出抗官軍至于九曲與程齩金吳黑闥牛進達等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雖蒙殊禮不能仰事請從此辭世充不敢逼於是來降高祖令事秦府太宗素聞其勇厚加禮遇從鎮長春宮拜馬軍總管又從征於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最居多高

祖遣使賜以金瓶勞之曰卿不顧妻子遠來投我又立功効朕肉可爲卿用者當割以賜卿況子女玉帛乎卿當勉之尋授秦王右三統軍又從破宋金剛於介休録前後勲賜黄金百斤雜綵六千段授上柱國從討王世充每爲前鋒太宗將拒竇建德於武牢叔寶以精騎數十先陷其陣世充平進封翼國公賜黄金百斤帛七千段從平劉黑闥賞物千段叔寶每從太宗征伐敵中有驍將鋭卒炫燿人馬出入來去者太宗頗怒之輒命叔寶往取叔寶應命躍馬負槍而進必刺之萬衆之中人馬辟易太宗以是益重之叔寶亦以此頗自矜尚六月四日從誅建成元吉事寧拜左武衛大將軍食實封七百戸其後每多疾病因謂人曰吾少長戎馬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矣安得不病乎十二年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特令所司就其塋内立石人馬以旌戰陣之功焉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十七年與長孫無忌等圖形於凌煙閣

程知節本名囓金濟州東阿人也少驍勇善用馬矟大業末聚徒數百共保鄉里以備他盜後依李密署爲內軍驃騎時密於軍中簡勇士尤異者八千人隷四驃騎分爲左右以自衛號爲內軍自云此八千人可當百萬知節旣領其一甚被恩遇及王世充出城決戰知節領內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領外馬軍營在偃師城北世充來襲雄信營密遣知節及裴行儼助之行儼先馳赴敵爲流矢所中墜於地知節救之殺數人世充軍披靡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爲世充騎所逐刺槊洞過知節迴身捩折其槊兼斬獲追者於是與行儼俱免及密敗世充得之接遇甚厚知節謂秦叔寶曰世充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爲呪誓乃巫師老嫗耳豈是撥亂主乎及世充拒王師於九曲知節領兵在其陣與秦叔寶等馬上揖世充曰荷公接待極欲報恩公性猜貳傍多扇惑非僕託身之所今謹奉辭於是躍馬與左右數十人歸國世充懼不敢追之授秦王府左三統軍破宋金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並領左一馬

軍揔管每陣先登以功封宿國公武德七年建成忌之搆之於高祖除康州刺史知節白太宗曰大王手臂今並翦除身必不久知節以死不去願速自全六月四日從太宗討建成元吉事定拜太子右衛率遷右武衛大將軍賜實封七百戶貞觀中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與長孫無忌等代襲刺史改封盧國公授普州刺史十七年累轉左屯衛大將軍檢校北門屯兵加鎮軍大將軍永徽六年遷左衛大將軍顯慶二年授葱山道行軍大揔管以討賀魯師次怛篤城有胡人數千家開門出降知節屠城而去賀魯遂即遠遁軍還坐免官未幾授岐州刺史表請乞骸骨許之麟德二年卒贈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子處默襲爵盧國公處亮以功臣子尚太宗女清河長公主授駙馬都尉左衛中郎將少子處弼官至右金吾將軍處弼子伯獻開元中左金吾大將軍

段志玄齊州臨淄人也父偃師隋末為太原郡司法書佐從高祖起義官至郢州刺史志玄從父在太原甚為太宗所接待義兵起

志玄募得千餘人授右領大都督府軍頭從平霍邑下絳郡攻永
豐倉皆爲先鋒歷遷左光祿大夫從劉文靜拒屈突通于潼關文
靜爲通將桑顯和所襲軍營已潰志玄率二十騎赴擊殺數十人
而還爲流矢中足慮衆心動忍而不言更入賊陣者再三顯和軍
亂大軍因此復振擊大破之及屈突通之遁志玄與諸將追而擒
之以功授樂遊府驃騎將軍後從討王世充深入陷陣馬倒爲賊
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洛水志玄踊身而奮二人俱墮馬馳歸
追者數百騎不敢逼及破竇建德平東都功又居多遷秦王府右
二護軍賞物二千段隱太子建成巢剌王元吉競以金帛誘之志
玄拒而不納密以白太宗竟與尉遲敬德等同誅建成元吉太宗
即位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食實封九百戶文德皇后之
葬也志玄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肅章門太宗夜使宮官至二
將軍所士及開營內使者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
曰此有手勅志玄曰夜中不辯眞僞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歎

曰此眞將軍也周亞夫無以加焉十一年定世封之制授金州刺史改封褒國公十二年拜右衞大將軍十四年加鎭軍大將軍十六年寢疾太宗親自臨視流泣而別顧謂曰當與卿子五品志玄頓首固請迴授母弟志感太宗遂授志感左衞郎將及卒上爲發哀哭之甚慟贈輔國將軍揚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忠壯十七年正月詔圖形於凌煙閣子瓚襲爵褒國公武太后時官至左屯衞大將軍子懷節襲爵開元中官至太子詹事

張公謹字弘愼魏州繁水人也初爲王世充洧州長史武德元年與王世充所署洧州刺史崔樞以州城歸國授鄒州別駕累除右武候長史初未知名李勣驟薦於太宗尉遲敬德亦言之乃引入幕府時太宗爲隱太子建成巢王元吉所忌因召公謹問以自安之策對甚合旨漸見親遇及太宗將討建成元吉遣卜者灼龜占之公謹自外來見遽投于地而進曰凡卜筮者將以決嫌疑定猶豫今旣事在不疑何卜之有縱卜之不吉勢不

可已願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六月四日公謹與長孫無忌等九人伏於玄武門以俟變及斬建成元吉其黨來攻玄武門兵鋒甚盛公謹有勇力獨閉關以拒之以功累授左武候將軍封定遠郡公賜實封一千戶貞觀元年拜代州都督上表請置屯田以省轉運又前後言時政得失十餘事並見納用後遣李靖經略突厥以公謹爲副公謹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欲肆情窮凶極暴誅害良善昵近小人即主昏於上其可取一也又其別部同羅僕骨迴紇延陁之類並自立君長將圖反噬此則衆叛於下其可取二也突厥被疑輕騎自免拓設出討匹馬不歸欲谷喪師立足無地此則兵挫將敗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早粮糇乏絶其可取四也頡利疎其突厥親委諸胡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軍一臨内必生變其可取五也華人入北其類寔多比聞自相嘯聚保據山險師出塞垣自然有應其可取六也太宗深納之破定襄敗頡利璽書慰勞進封鄒國公轉襄州都督甚有惠政卒官年三十九太宗聞

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准陰陽書曰子在辰不可哭泣又爲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衷安避辰日遂哭之贈左驍衛大將軍謚曰襄十三年追思舊功改封鄖國公十七年圖形於凌煙閣永徽中又贈荆州都督長子大象嗣官至戶部侍郎次子大業大安並知名大業龍朔中歷位東臺舍人兼修國史卒於懷州長史撰後魏書一百卷隋書三十卷大安上元中歷太子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時章懷太子在春宮令大安與太子洗馬劉訥言等注范曄後漢書宮廢左授普州刺史光宅中卒於橫州司馬大安子銑開元中爲國子祭酒

史臣曰敬德奪矟陷陣鼓勇王師却賂報恩竭忠霸主然而奮拳負氣非自全之道文皇告誡之言可爲功臣藥石叔寶善用馬矟拔賊壘則以寡敵衆可謂勇矣知節志平國難拜隼旗則致命輔君可謂忠矣而並曉世充之猜貳識唐代之霸圖可謂見機君子矣志玄中鏑不言育安師旅公謹投龜定議志助儲君皆所謂猛

將謀臣知機識變有唐之盛斯實賴焉

贊曰太宗經綸實賴虎臣胡鄂諸將奮不顧身圖形凌煙配食

嚴禋光諸簡冊爲報君親

唐書列傳卷第十八

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臣蘇之勤校勘

唐書列傳卷第十九

劉昫

侯君集　張亮　薛萬徹 兄萬均 盧彥師 盧祖尚 劉世讓 劉蘭 李君羨等附

侯君集豳州三水人也性矯飾好矜誇翫弓矢而不能成其藝乃以武勇自稱太宗在藩引入幕府數從征伐累除左侯車騎將軍封全椒縣子漸蒙恩遇参預謀議建成元吉之誅也君集之策居多太宗即位遷左衛將軍以功進封潞國公賜邑千戶尋拜右衛大將軍貞觀四年遷兵部尚書参議朝政時將討吐谷渾伏允命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並為之副九年三月師次鄯州君集言於靖曰大軍已至賊虜尚未走險宜簡精銳長驅疾進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潛遁必遠山障為阻討之實難靖然其計乃簡精銳輕齎深入道宗追及伏允之衆於庫山破之伏允輕兵入磧以避官軍靖乃中分士馬為兩道並入靖與薛萬均李大亮趣北路使侯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

邏眞谷踰漢哭山經途二千餘里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積雪轉戰過星宿川至于栢海頻與虜遇皆大尅獲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師與李靖會于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十一年與長孫無忌等俱受世封授君集陳州刺史改封陳國公明年拜吏部尚書進位光祿大夫君集出自行伍素無學術及被任遇方始讀書典選舉定考課出爲將領入參朝政並有時譽高昌王麴文泰時遏絶西域商賈太宗徵文泰入朝而稱疾不至詔以君集爲交河道行軍大揔管討之文泰聞王師將起謂其國人曰唐國去此七千里沙磧闊二千里地無水草冬風凍寒夏風如焚風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軍乎若頓兵於吾城下二十日食必盡自然魚潰乃接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軍至磧口而文泰卒其子智盛襲位君集率兵至柳谷候騎言文泰剋日將葬國人咸集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無禮使吾龔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

前攻其田地賊嬰城自守君集諭之不行先是大軍之發也上召山東善爲攻城器械者悉遣從軍君集遂刊木塡隍推撞車撞其睥睨數丈積穴抛車石擊其城中其所當者無不糜碎或張氊被用障抛石城上守陴者不復得立遂拔之虜其男女七千餘口仍進兵圍其都城智盛窮蹙致書於君集曰有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喪背智盛襲位未幾不知所以愆闕冀尚書哀憐君集報曰若能悔禍宜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因命士卒塡其隍塹發抛車以攻之又爲十丈高樓俯視城內有行人及飛石所中處皆唱言之人多入室避石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兵至共爲表裏及聞君集至欲谷設懼而西走千餘里智盛失援計無所出遂開門出降君集分兵略地遂平其國俘智盛及其將吏刻石紀功而還君集初破高昌曾未奏請輒配沒無罪人又私取寶物將士知之亦競來盜竊君集恐發其事不敢制及京師有司請推其罪詔下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以爲功臣大將不可輕加屈

辱上疏曰君集等或位居輔佐或職惟爪牙並蒙拔擢受將帥之
任不能正身奉法以報陛下之恩舉厝肆情罪負盈積實宜繩之
刑典以肅朝倫但高昌昏迷人神共弃在朝議者以其地在遐荒
咸欲置之度外唯陛下運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等奉行聖
算遂得指期平殄若論事實並是陛下之功君集等有道路之勞
未足稱其勳力而陛下天德弗宰乃推功於將帥露布初至便降
大恩從征之人皆霑滌蕩及其凱旋特蒙曲宴又對萬國加之重
賞内外文武咸欣陛下賞不踰時而不經旬日並付大理雖乃君
集等自挂網羅而在朝之人未知所犯恐海内又疑陛下唯録其
過似遺其功臣以下才謬叅近職既有所見不敢默然臣聞古之
人君出師命將克敵則獲重賞不克則受嚴刑是以賞其有功也
雖貪殘淫縱必蒙青紫之寵當其有罪也雖勤躬潔己不免鈇
鉞之誅故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昔漢貳師將軍
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唯獲駿馬三十匹

雖斬宛王之首而貪不愛卒罪惡甚多武帝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廣利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校尉陳湯矯詔興師雖斬郅支單于而湯素貪盜所收康居財物事多不法為司隸所繫湯乃上疏曰與吏士共誅郅支幸得擒滅今司隸乃收繫案驗是為郅支報讎也元帝赦其罪封湯關內侯賜黃金百斤又晉龍驤將軍王濬有平吳之功而王渾等論濬違詔不受節度軍人得孫皓寶物并燒皓宮及船濬上表曰今年平吳誠為大慶於臣之身更為咎累武帝赦而不推拜輔國大將軍封襄陽侯賜絹萬匹近隋新義郡公韓擒虎平陳之日縱士卒暴亂叔寶宮內文帝亦不問罪雖不進爵拜擒虎上柱國賜物八千段由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知前聖莫不收人之長弃人之短良為此也臣又聞夫天地之道以覆載為先帝王之德以含弘為美夫以區區漢武及歷代諸帝猶

能宥廣利等况陛下天縱神武振宏圖以定六合豈獨正茲刑綱
不行古人之事哉伏惟聖懷當自巳有斟酌臣今所以陳聞非敢
私君集等庶以螢爝末光增暉日月儻陛下降雨露之澤收雷電
之威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預驅馳雖非清貞
之臣猶是貪愚之將斯則陛下聖德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愆
過雖蒙宥而過更彰足使立功之士因茲而皆勸負罪之將由斯
而改節矣疏奏乃釋君集自以有功於西域而以貪冒被囚志殊
怏怏十七年張亮以太子詹事出爲洛州都督君集激怒亮曰何
爲見排亮曰是公見排更欲誰冤君集曰我平一國來逢屋許大
嗔何能仰排因攘袂曰鬱鬱不可活公能反乎當與公反耳亮
密以聞太宗謂亮曰卿與君集俱是功臣君集獨以語卿無人聞
見若以屬吏君集必言無此兩人相證事未可知遂寢其事待君
集如初尋與諸功臣同畫像於凌煙閣時庶人承乾在東宮恐有
廢立又知君集怨望遂與通謀君集子壻賀蘭楚石時爲東宮

千牛承乾令數引君集入內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承乾劣弱意欲乘釁以圖之遂贊承乾陰圖不軌嘗舉手謂承乾曰此好手當爲用之君集或慮謀洩心不自安每中夜蹶然而起歎咤久之其妻怪而謂之曰公國之大臣何爲乃耳必當有故若有不善之事孤負國家宜自歸罪首領可全君集不能用及承乾事發君集被收楚石又詣闕告其事太宗親臨問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鞫驗耳君集辭窮太宗謂百寮曰往者家國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寘之於法我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羣臣爭進曰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請誅之以明大法太宗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而今而後但見公遺像耳因歔欷下位遂斬於四達之衢籍沒其家君集臨刑容色不改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然嘗爲將破滅二國頗有微功爲言於陛下乞令一子以守祭祀由是特原其妻及一子徙于嶺南

張亮鄭州滎陽人也素寒賤以農爲業倜儻有大節外敦厚而

內懷詭詐人莫之知大業末李密略地滎汴亮杖策從之未被任用屬軍中有謀反者亮告之密以為至誠署驃騎將軍隸於徐勣及勣以黎陽歸國亮頗贊成其事乃授鄭州刺史會王世充陷鄭州亮不得之官孤軍無援遂亡命於共城山澤後房玄齡李勣以亮倜儻有智謀薦之於太宗引為秦府車騎將軍漸蒙顧遇委以心膂會建成元吉將起難太宗以洛州形勝之地一朝有變將出保之遣亮之洛陽統左右王保等千餘人陰引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欲圖不軌坐是屬吏亮卒無所言事釋遣還洛陽及建成死授懷州總管封長平郡公貞觀五年歷遷御史大夫轉光祿卿進封鄅國公賜實封五百戶後歷豳夏鄜三州都督七年魏王泰為相州都督而不之部進亮金紫光祿大夫行相州大都督長史十一年改封鄖國公亮所莅之職潛遣左右伺察善惡發擿姦隱動若有神抑豪強而恤貧弱故所在見稱初亮之在州也棄其本妻更娶李氏李素有淫行驕妬特甚亮

寵憚之後至相州有鄴縣小兒以賣筆爲業善歌舞李見而悅之遂與私通假言亮先與其母野合所生收爲亮子名曰愼幾亮前婦子愼微每以養愼幾致諫亮不從李尤好左道所至巫覡盈門又干預政事由是亮之聲稱漸損十四年入爲工部尚書明年遷太子詹事出爲洛州都督及侯君集誅以亮先奏其將反優詔褒美遷刑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宗將伐高麗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以亮爲滄海道行軍大總管管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襲卑沙城破之俘男女數千口進兵頓於建安城下營壘未固士卒多樵牧賊衆奄至軍中惶駭亮素怯懦無計策但踞胡床直視而無所言將士見之翻以亮爲有膽氣其副總管張金樹等乃鳴鼓令士衆擊賊破之太宗知其無將帥材而不之責有方術人程公穎者亮親信之初在相州陰召公穎謂曰相州形勝之地人言不出數年有王者起公以爲何如公穎知其有異志因言亮臥似龍形必當大貴又有公孫常者頗擅文辭自言有黃白之術尤與亮

善亮謂曰吾嘗聞圖讖有弓長之君當別都雖有此言實不願聞
之常又言亮名應圖錄亮大悅二十年有陝人常德玄告其事并
言亮有義兒五百人太宗遣法官按之公頴及常證其罪亮曰此
二人畏死見誣耳又自陳佐命之舊冀有寬貸太宗謂侍臣曰亮有
義兒五百畜養此輩將何為也正欲反耳命百寮議其獄多言亮
當誅唯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
竟斬于市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者妙擇其人
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
此言當矣雖不即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薛萬徹雍州咸陽人自燉煌徙焉隋左禦衛大將軍世雄子也世
雄大業末卒於涿郡太守萬徹少與兄萬均隨父在幽州俱以武
略為羅藝所親待尋與藝歸附高祖授萬均上柱國永安郡
公萬徹車騎將軍武安縣公會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范陽藝逆
拒之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

今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擊之破賊必矣藝從其言建德果引軍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明年建德率衆二十萬復攻幽州賊已攀堞萬均與萬徹率敢死士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擊之賊遂潰走及太宗平劉黑闥引萬均爲右二護軍恩顧甚至隱太子建成又引萬徹置于左右建成被誅萬徹率官兵戰於玄武門鼓譟欲入秦府將士大懼及梟建成首示之萬徹與數十騎亡於終南山太宗累遣使諭意萬徹釋仗而來太宗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萬均貞觀初歷遷殿中少監柴紹之擊梁師都以萬徹爲副未至朔方數十里突厥四面而至官軍稍却萬均與萬徹橫出擊之斬其驍將虜陣亂因而乘之殺傷被野鼓行而進遂圍師都俄而師都見殺城降突厥不敢來援萬徹後從李靖擊突厥頡利可汗於塞北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及靖將擊吐谷渾請萬徹同行及至賊境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卒與虜數千騎相遇

萬徹單騎馳擊之虜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躍馬復進
諸將隨之斬數千級人馬流血勇冠三軍又與萬均破吐谷渾天
柱王於赤水源獲其雜畜二十萬計追至河源萬均世後官至左
屯衛大將軍累封潞國公而卒萬徹尋丁母憂解職俄起爲右衛
將軍出爲蒲州刺史會薛延陁率迴紇同羅之衆渡磧南擊李思
摩萬徹副李勣援之與虜相遇率數百騎爲先鋒擊其陣後騎
皆散賊顧見遂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千餘級獲馬萬五千匹
以功別封一子爲縣侯十八年授左衛將軍尚丹陽公主拜駙馬都
尉尋遷右衛大將軍轉杭州刺史遷代州都督復召拜右武衛大
將軍太宗從容謂從臣曰當今名將唯李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
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即大敗太宗嘗召司
徒長孫無忌等十餘人宴於丹霄殿各賜以膜皮萬徹預焉太宗
意在賜萬徹而誤呼萬均因愴然曰萬均朕之勳舊不幸早亡不
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因令取膜皮呼萬均以同賜而焚

之於前侍坐者無不感歎二十二年萬徹又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
率甲士三萬自萊州泛海伐高麗入鴨緑水百餘里至泊灼城高
麗震懼多弃城而遁泊灼城主所夫孫率步騎萬餘人拒戰萬
徹遣右衞將軍裴行方領步卒爲支軍繼進萬徹及諸軍乘之
賊大潰追奔百餘里於陣斬所夫孫進兵圍泊灼城其城因山設
險阻鴨緑水以爲固攻之未拔高麗遣將高文率烏骨安地諸城
兵三萬餘人來援分置兩陣萬徹分軍以當之鋒刃纔接而賊大
潰萬徹在軍仗氣凌物人或奏之及謁見太宗謂曰上書者論卿
與諸將不協朕錄功弃過不罪卿也因取書焚之尋爲副將右衞
將軍裴行方言其怨望於是廷驗之萬徹辭屈英國公李勣進曰
萬徹職乃將軍親惟主壻發言怨望罪不容誅因除名徙邊會赦
得還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款昵因謂遺愛曰今
雖患脚坐置京師僕輩猶不敢動遺愛謂萬徹曰公若國家有
變我當與公立荆王元景爲主及謀洩吏逮之萬徹不之伏遺愛

謚之遂伏誅臨刑大言曰薛萬徹大健兒留爲國家効死力固好豈得坐房遺愛殺之乎遂解衣謂監刑者疾斫執刀者斬之不殊萬徹叱之曰何不加力三斫乃絕萬徹長兄萬淑亦有戰功貞觀初至營州都督檢校東夷校尉封梁郡公季弟萬備有孝行母終廬於墓側太宗降璽書吊慰仍旌表其門後官至左衛將軍並先萬徹卒初武德貞觀之際有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羨等並有功名而不終其位

盛彥師者宋州虞城人大業中爲澄城長義師至汾陰率賓客千餘人濟河上謁拜銀青光祿大夫行軍揔管從平京城俄與史萬寶鎮宜陽以拒東寇及李密之叛將出山南史萬寶懼密威名不敢拒謂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決策而叛其下兵士思欲東歸若非計出萬全則不爲也兵在死地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計將安出對曰軍法尚詐不可爲公說之便領衆踰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挾路

乘高刀楯者伏於溪谷令曰待賊半渡一時齊發弓弩據高縱射刀楯即亂出薄之或問之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往洛實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必當出人不意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陝州以為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渡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李密追擒伯當以功封葛國公拜武衛將軍仍鎮熊州太宗討王世充遣彥師與萬寶軍于伊闕絕其山南之路賊平除宋州總管初彥師之入關也王世充以其將陳寶遇為宋州刺史與其家不以禮及此彥師因事殺之平生所惡數十家亦皆殺之州中震駭重足而立會徐圓朗反彥師為安撫大使因戰遂沒於賊圓朗禮厚之令彥師作書報其弟令舉城降己彥師為書曰吾奉使無狀被賊所擒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宜善侍老母勿以吾為念圓朗初色動而彥師自若圓朗乃笑曰盛將軍乃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賊平彥師

竟以罪賜死

盧祖尚者字季良光州樂安人也父禧隋虎賁郎將累葉豪家富傾財散施甚得人心太業末召募壯士逐捕羣盜時年甚少而武力過人又御衆嚴整所向有功羣盜畏憚不敢入境及宇文化及作亂州人請祖尚爲刺史祖尚時年十九昇壇歃血以誓其衆泣涕歔欷悲不自勝衆皆感激王世充立越王侗祖尚遣使從之侗授祖尚光州揔管及世充自立遂舉州歸款高祖嘉之賜璽書勞勉拜光州刺史封弋陽郡公武德六年從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爲前軍揔管攻其宣歙二州克之進擊賊帥馮惠亮陳正通並破之賊平以功授蔣州刺史又歷壽州都督瀛州刺史並有能名貞觀初交州都督遂安公壽以貪冒得罪太宗思求良牧朝臣咸言祖尚才兼文武廉平正直徵至京師臨朝謂之曰交州大藩去京甚遠須賢牧撫之前後都督皆不稱職卿有安邊之略爲我鎮之勿以道遠爲辭也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以舊疾爲辭太宗遣

杜如晦諭言祖尚固辭又遣其妻兄周範往諭之曰匹夫相許猶須存信卿面許朕豈得後方悔之宜可早行三年必自相召卿勿推拒朕不食言對曰嶺南瘴癘皆日飲酒臣不便酒去無還理太宗大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爲天下命斬之於朝時年三十餘尋悔之使復其官蔭

劉世讓字元欽雍州醴泉人也仕隋徵仕郎高祖入長安世讓以湋川歸國拜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輯許之俄得數千人復爲安定道行軍揔管率兵以拒薛舉戰敗世讓及弟寶俱爲舉軍所獲舉將至城下令紿說城中曰大軍五道已趣長安宜開門早降世讓偽許之因告城中曰賊兵多少極於此矣宜善自固以圖安全舉重其執節竟不之害太宗時屯兵高墌世讓潛遣寶逃歸言賊中虛實高祖嘉之賜其家帛千匹及賊平得歸授彭州刺史尋領陝東道行軍揔管與永安王孝基擊呂崇茂於夏縣諸軍敗績世讓與唐儉俱爲賊所獲

獄中聞獨孤懷恩有逆謀逃還以告高祖時高祖方濟河將幸懷恩之營聞難驚曰劉世讓之至豈非天命哉因勞之曰卿往陷薛舉遣弟潛效款誠今復冒危告難是皆憂國忘身也尋封弘農郡公賜莊一區錢百萬累轉并州總管統兵屯於鴈門突厥處羅可汗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甚急鴻臚卿鄭元璹先使在蕃可汗令元璹來說之世讓厲聲曰大丈夫柰何為夷狄作說客耶經日餘虜乃退及元璹還述世讓忠貞勇幹高祖下制褒美之錫以良馬未幾召拜廣州總管將之任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讓荅曰突厥南寇徒以馬邑為其中路耳如臣所計請於崞城置一智勇之將多儲金帛有來降者厚賞賜之數出奇兵略其城下芟踐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當無食馬邑不足圖也高祖無可任者乃使馳驛往經略之突厥懼其威名乃縱反間言世讓與可汗通謀將為亂高祖不之察遂誅世讓籍沒其家貞觀初突厥來降者言世讓初無逆謀始原其妻子

劉蘭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也仕隋鄱陽郡書佐頗涉經史善言成敗然性多兇狡見隋末將亂交通不逞于時北海完富蘭利其子女玉帛與羣盜相應破其本鄉城邑武德中淮安王神通爲山東道安撫大使蘭率宗黨往歸之以功累遷尚書員外郎貞觀初梁師都尚據朔方蘭上言攻取之計太宗善之命爲夏州都督府司馬時梁師都以突厥之師頓於城下蘭偃旗卧鼓不與之爭鋒賊徒宵遁蘭追擊破之遂進軍夏州及師都平以功遷豐州刺史徵爲右領軍將軍十一年幸洛陽以蜀王愔爲夏州都督愔不之藩以蘭爲長史揔其府事時突厥攜離有郁射設阿史那摸末率其部落入居河南蘭縱反間以離其部落頡利果疑摸末摸末懼而頡利又遣兵追之蘭率衆逆擊敗之太宗以爲能超拜豐州刺史再轉夏州都督封平原郡公貞觀末以謀反要斬右驍衛大將軍丘行恭探其心肝而食之太宗聞而召行恭讓之曰刑典自有常科何至於此必若食逆者心肝

而爲忠孝則劉蘭之心爲太子諸王所食豈至御邪行恭無以答

李君羡者洺州武安人也初爲王世充驃騎惡世充之爲人乃與其黨叛而來歸太宗引爲左右從討劉武周及王世充等每戰必單騎先鋒陷陣前後賜以宮女馬牛黄金雜綵不可勝數太宗即位累遷華州刺史封武連郡公貞觀初太白頻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謡言當有女武王者太宗惡之時君羡爲左武衛將軍在玄武門太宗因武官内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羡自稱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羡封邑及屬縣皆有武字深惡之會御史奏君羡與妖人貟道信潛相謀結將爲不軌遂下詔誅之天授二年其家屬詣闕稱冤則天乃追復其官爵以禮改葬

史臣曰侯君集摧兇克敵効用居多恃寵矜功麤率無檢棄前功而罹後患貪愚之將明矣張亮聽公穎之妖言恃弓長之邪讖義兒斯畜惡跡遂彰雖道裕云反狀未形而詭詐之性於斯

驗矣萬徹籌深行陣勇冠戎夷不能保其首領以至誅戮夫二
三子非慎始而保終也
贊曰君子立功守以謙沖小人得位足爲身害侯張兇險望窺
聖代雄若韓彭難逃葅醢

唐書列傳卷第十九

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塩司幹辦公事蘇之勤校勘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

劉　昫　等修

王珪　戴胄兄子至德　岑文本文本兄子長倩 長倩子羲 格輔元附　杜正倫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也在魏爲烏丸氏曾祖神念自魏奔梁復姓王氏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顗北齊樂陵太守珪幼孤性雅澹少嗜慾志量沉深能安於貧賤體道履正交不苟合季叔頗當時通儒有人倫之鑒嘗謂所親曰門戶所寄唯在此兒耳開皇末爲奉禮郎及頗坐漢王諒反事被誅珪當從坐遂亡命於南山積十餘歲高祖入關丞相府司錄李綱薦珪貞諒有器識引爲世子府諮議參軍及東宮建除太子中舍人尋轉中允甚爲太子所禮後以連其陰謀事流于巂州建成誅後太宗素知其才召拜諫議大夫貞觀元年太宗嘗謂侍臣曰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也昔漢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劒定天下既而規模弘遠慶流子孫者此蓋

任得賢臣所致也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冀憑嘉謀致天下於太平耳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故古者聖主必有諍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蒭蕘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詔自今後中書門下及三品已上入閤必遣諫官隨之珪每推誠納忠多所獻替太宗顧待益厚賜爵永寧縣男遷黃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二年代高士廉爲侍中太宗嘗閒居與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姬瑗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示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此婦人爲是耶爲非耶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於管子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竊以聖心爲是之陛下若以爲非此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雖不出此美人而甚重

其言時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教宮人聲樂不稱旨爲太宗所譴珪及溫彥博諫曰孝孫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顧問不得其人以惑陛下視聽且孝孫雅士陛下忽爲教女樂而怪之臣恐天下怪愕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當進忠獻直何乃附下罔上反爲孝孫言也彥博拜謝珪獨不拜曰臣本事前宮罪已當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不肖置之樞近責以忠直今臣所言豈是爲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誚臣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翌日帝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能納諫者固難矣昔周武王尚不用伯夷叔齊宣王賢主杜伯猶以無罪見殺吾夙夜庶幾前聖恨不能仰及古人昨責彥博王珪朕甚悔之公等勿以此而不進直言也時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冑魏徵與珪同知國政後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

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於堯舜臣
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
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爲盡己所懷謂之確論後進爵爲郡公七
年坐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明年召拜禮部尚書十年與諸
儒正定五禮書成賜帛三百段封一子爲縣男是歲兼魏王師既而
上問黄門侍郎韋挺曰王珪爲魏王泰師與其相見若爲禮節挺
對曰見師之禮拜荅如禮王問珪以忠孝珪荅曰陛下王之君也事
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可以
成名當年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葉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敎
矣願聞所習珪荅曰漢東平王蒼云爲善最樂上謂侍臣曰古來
帝子生於宮闈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
今嚴敎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是所諳悉以其意存
忠孝選爲子師爾宜語泰汝之待珪如事我也可以無過泰每爲
之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然善之時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

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親執笄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珪少時貧寒人或遺之初不辭謝及貴皆厚報之雖其人已亡必賑贍其妻子事寡嫂盡禮撫孤姪恩義極隆宗姻困匱者亦多所周卹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蒸嘗猶祭於寢坐爲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爲立廟以媿其心珪既儉不中禮時論以是少之十三年遇疾勑公主就第省視又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尋卒年六十九太宗素服舉哀於別次悼惜久之詔魏王泰率百官親往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長子崇基襲爵官至主爵郎中少子敬直以尚主拜駙馬都尉坐與太子承乾交結徙于嶺外崇基孫旭開元初爲左司郎中兼侍御史時光祿少卿盧崇道犯罪配流嶺南逃歸匿於東都爲讎家所發玄宗令旭究其獄旭欲擅其威權因捕繫崇道親

黨數十人皆極其楚毒然後結成其罪崇道及其三子並坐死親友皆決杖流貶時得罪多是知名之士四海冤之旭又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遞相糾訐傑竟坐左遷衢州刺史旭既得志擅行威福由是朝廷畏而鄙之俄以贓罪黜爲龍川尉憤恚而死甚爲時之所快

戴冑字玄胤相州安陽人也性貞正有幹局明習律令尤曉文簿隋大業末爲門下錄事納言蘇威黃門侍郎裴矩甚禮之越王侗以爲給事郎王世充將篡侗位冑言於世充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理須同其休戚冑以終始明公以文武之才當社稷之寄與存與亡在於今日所願推誠王室擬跡伊周使國有泰山之安家傳代祿之盛則率土之濱莫不幸甚世充詭辭稱善勞而遣之世充後逼越王加其九錫冑又抗言切諫世充不納由是出爲鄭州長史令與兄子行本鎭武牢太宗尅武牢而得之引爲秦府士曹參軍及即位除兵部郎中封武昌縣男貞觀元年遷大理少卿時吏

部尚書長孫無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誤帶入罰銅二十斤上從之胄駁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爲誤耳臣子之於尊極不得稱誤準律云供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知者皆死陛下若錄其功非憲司所決若當據法罰銅未爲得東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便欲阿之更令定議德彝執議如初太宗將從其議胄又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於法當輕若論其誤則爲情一也而生死頓殊敢以固請上嘉之竟免校尉之死于時朝廷盛開選舉或有詐僞資蔭者帝令其自首不首者罪至于死俄有詐僞者事洩胄據法斷流以奏之帝曰朕下勅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賣獄乎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帝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之於法此乃忍小

忿而存大信也若順忿違信臣竊爲陛下惜之帝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胄前後犯顏執法多此類所論刑獄皆事無寃濫隨方指擿言如泉涌其年轉尚書右丞尋遷左丞先是每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饑乏二年胄上言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誡今喪亂已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有凶災將何賑卹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爲社倉終文皇代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自王公已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爲義倉太宗從其議以其家貧賚錢十萬時尚書左僕射蕭瑀免官僕射封德彝又卒太宗謂胄曰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無令僕繫之於卿當稱朕所望也胄性明敏達於從政處斷明速議者以爲左右丞稱職

武德已來一人而已又領諫議大夫令與魏徵更日供奉三年進拜
民部尚書兼檢校太子左庶子先是右僕射杜如晦專掌選舉臨
終請以選事委胄由是詔令兼攝吏部尚書其民部庶子諫議並
如故胄雖有幹局而無學術居吏部抑文雅而奬法吏甚爲時論
所譏四年罷吏部尚書以本官參預朝政尋進爵爲郡公五年太
宗將修復洛陽宮胄上表諫曰陛下當百王之弊屬暴隋之後拯
餘燼於塗炭救遺黎於倒懸遠至邇安率土清謐大功大德豈臣
之所稱賛臣誠小人才識非遠唯知耳目之近不達長久之策敢
竭區區之誠論臣職司之事比見關中河外盡置軍團富室強丁
並從戎旅重以九成作役餘丁向盡去京二千里内先配司農將作
假有遺餘勢何足紀亂離甫爾戸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
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糇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
慮恐致怨嗟七月已來霖潦過度河南河北厥田洿下時豐歳稔
猶未可量加以軍國所須皆資府庫絹布所出歳過百萬丁既

役盡賦調不減費用不止帑藏其虛且洛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晚若頓修營恐傷勞擾太宗甚嘉之因謂侍臣曰戴胄於我無骨肉之親但以忠直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誠耳七年卒太宗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諡曰忠詔虞世南爲撰碑文又以胄宅宇弊陋祭享無所令有司特爲造廟房玄齡魏徵並美胄才用俱與之親善及胄卒後嘗見其遊處之地數爲之流涕胄無子以兄子至德爲後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尋轉戶部尚書依舊知政事父子十數年間相繼爲尚書預知國政時以爲榮咸亨中高宗爲飛白書以賜侍臣賜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檝賜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賜李敬玄曰資啓沃罄丹誠又賜中書侍郎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其辭皆有興比俄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爲左僕射每遇申訴冤滯者輒美言許之而至德先據理難詰未嘗與奪若有理者密爲奏之終不顯己之斷決

由是時譽歸於仁軌或以問至德答曰夫慶賞刑罰人主之權柄凡爲人臣豈得與人主爭權柄哉其慎密如此後高宗知而深歎美之儀鳳四年薨輟朝三日使百官以次赴宅哭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幷州大都督謚曰恭

岑文本字景仁南陽棘陽人祖善方仕蕭察吏部尚書父之象隋末爲邯鄲令嘗被人所訟理不得申文本性沈敏有姿儀博考經史多所貫綜美譚論善屬文時年十四詣司隸稱寃辭情旣切召對明辯衆頗異之試令作蓮花賦下筆便成屬意甚佳合臺莫不歎賞其父寃雪由是知名其後郡舉秀才以時亂不應蕭銑僭號於荆州召署中書侍郎專典文翰及河間王孝恭定荆州軍中將士咸欲大掠文本進說孝恭曰自隋室無道羣雄鼎沸四海延頸以望眞主今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降者實望去危就安耳王必欲縱兵虜掠誠非鄙州來蘇之意亦恐江嶺以南向化之心沮矣孝恭稱善遂止之署文本荆州別駕孝恭進擊輔公祏

召典軍書復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秘書郎兼直中書省遇太宗行籍田之禮文本上籍田頌及元日臨軒宴百寮文本復上三元頌其辭甚美文本才名既著李靖復稱薦之擢拜中書舍人漸蒙親顧初武德中詔誥及軍國大事文皆出於顏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即命書僮六七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時中書侍郎顏師古以譴免職頃之温彦博奏曰師古諳練時事長於文法時無及者冀蒙復用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於是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又先與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論多出於文本至十年史成封江陵縣子十一年從至洛陽宫會穀洛泛溢文本上封事曰臣聞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隆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産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

枝葉扶踈若種之日伐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
揺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
征役則隨而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
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人孔安國
曰人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
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
愼一日者良爲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
稷爲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愼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既
改從諫如流爲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養性省畋遊之
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無
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爲國之常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唯願
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億載之祚
隨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爲妖龍蛇作孽雉雊於鼎耳石言於晉地
猶當轉禍爲福變咎爲祥況水雨之患陰陽常理豈可謂之天譴

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是時魏王泰寵冠諸王盛修第宅文本以為侈不可長上疏盛陳節儉之義言泰宜有抑損太宗並嘉之賜帛三百段十七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文本自以出自書生每懷撝挹平生故人雖微賤必與之抗禮居處卑陋室無茵褥帷帳之飾事母以孝聞撫弟姪恩義甚篤太宗每言其弘厚忠謹吾親之信之是時新立晉王為皇太子名士多兼領宮官太宗欲令文本兼攝文本再拜曰臣以庸才久踰涯分守此一職猶懼滿盈豈宜更忝春坊以速時謗臣請一心以事陛下不願更希東宮恩澤太宗乃止仍令五日一參東宮皇太子執賓友之禮與之答拜其見待如此俄拜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問之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榮責重位高所以憂懼親賓有來慶賀輒曰今受弔不受賀也又有勸其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關疇昔之望不過秘書郎一縣令耳而無汗馬之勞徒以文墨致位中

書令斯亦極矣荷俸祿之重爲懼已多何得更言產業乎言者歎息而退文本既久在樞揆當塗任事賞錫稠疊凡有財物出入皆委季弟文昭一無所問文昭時任校書郎多與時人遊款太宗聞而不悅嘗從容謂文本曰卿弟過爾多交結恐累卿朕將出之爲外官如何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念不欲信宿離于左右若今外出母必憂悴儻無此弟亦無老母也歔欷嗚咽太宗愍其意而止唯召見文昭嚴加誡約亦卒無愆過及將伐遼凡所籌度一皆委之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及至幽州遇暴疾太宗親自臨視撫之流涕尋卒年五十一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贈侍中廣州都督謚曰憲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有集六十卷行於代文本兄文叔文叔子長倩少爲文本所鞠同於己子永淳中累轉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內史知

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則天初革命尤好符瑞長倩懼罪頗有陳奏又上疏請改皇嗣姓爲武氏以爲周室儲貳則天許之賞封五百戶天授二年加特進輔國大將軍其年鳳閣舍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列名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可更立承嗣與地官尚書格輔元竟不署名仍奏請切責上書者由是大忤諸武意乃斥令西征吐蕃充武威道行軍大惣管中路召還下制獄被誅仍發掘其父祖墳墓來俊臣又脅迫長倩子靈源令誣納言歐陽通及格輔元等數十人皆陷以同反之罪並誅死長倩子羲長安中爲廣武令有能名則天嘗令宰相各舉堪爲員外郎者鳳閣侍郎韋嗣立薦羲且奏曰恨其從父長倩犯逆爲累則天曰苟有材幹何限微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由是緣坐近親相次入省登封令劉守悌爲司門員外郎謂南令裴惓爲地官員外郎先是羲爲金壇令守悌及惓稱爲清德羲以文吏著名俱爲巡察使所薦皆授畿縣令又同爲尚書郎悉有

美譽守悌後至陜州刺史惓至杭州刺史義神龍初爲中書舍人時武三思用事侍中敬暉欲上表請削諸武之爲王者募爲疏者衆畏三思皆辭託不敢爲之義便操筆辭甚切直由是忤三思意轉秘書少監再遷吏部侍郎時吏部侍郎崔湜太常少卿鄭愔大理少卿李允恭分掌選事皆以贓貨聞義最守正時議美之尋加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出爲陜州刺史復歷刑部戶部二尚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刪定格令仍修氏族録初中宗時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睿宗及太平公主與節愍太子連謀請加推究義與中書侍郎蕭至忠密申保護及義監修中宗實錄自書其事睿宗覽見而大加賞歎賜物三百段細馬一匹仍下制書褒美之時義兄獻爲國子司業弟翔爲陜州刺史休爲商州刺史從族兄弟子姪因義引用登清要者數十人義歎曰物極則返可以懼矣然竟不能有所抑退尋遷侍中先天元年坐預太平公主謀逆伏誅籍沒其家

格輔元者汴州浚儀人也伯父德仁隋剡縣丞與同郡人齊王文學王孝逸文林郎繁師玄羅川郡戶曹靖君亮司隷從事鄭祖咸宣城縣長鄭師善王世充中書舍人李行簡處士盧協等八人以辭學擅名當時號爲陳留八俊輔元弱冠舉明經歷遷御史大夫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初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也則天以問輔元固稱不可遂爲承嗣所譖而死海內冤之輔元兄希玄高宗時洛川司法參軍章懷太子召令與洗馬劉訥言等注解范曄後漢書行於代先輔元卒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也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隋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正倫善屬文深明釋典仕隋爲羽騎尉武德中歷遷齊州惣管府録事參軍太宗聞其名令直秦府文學館貞觀元年尚書右丞魏徵表薦正倫以爲古今難匹遂擢授兵部員外郎太宗謂曰朕今令舉行能之人非朕獨私於行能者以其能益於百姓也朕於宗親及以

勳舊無行能者終不任之以卿忠直朕今舉卿卿宜勉稱所舉二年拜給事中兼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右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賜綵二百段四年累遷中書侍郎六年正倫與御史大夫韋挺秘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咸上封事稱旨太宗爲之設宴因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王便得盡誠規諫至如龍逢比干竟不免孥戮爲君不易爲臣極難我又聞龍可擾而馴然喉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有危亡哉我思卿等此意豈能暫忘故聊設宴樂也仍並賜帛有差尋加散騎常侍行太子右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太宗謂曰國之儲副自古所重必擇善人爲之輔佐今太子年在幼冲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見之可得隨事誡約

今既委以監國不在目前知卿志懷貞慤能敦直道故輒輟卿於朕以臣太子宜知委任輕重也十年復授中書侍郎賜爵南陽縣侯仍兼太子左庶子正倫出入兩宮參典機密甚以幹理稱時太子承乾有足疾不能朝謁好暱近羣小太宗謂正倫曰我兒疾病乃可事也但全無令譽不聞愛賢好善私所引接多是小人卿可察之若教示不得須來告我正倫數諫不納乃以太宗語告之承乾抗表聞奏太宗謂正倫曰何故漏洩我語對曰開導不入故以陛下語嚇之冀其有懼或當反善帝怒出為穀州刺史又左授交州都督後承乾搆逆事與侯君集相連稱遺君集將金帶遺正倫由是配流驩州顯慶元年累授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尋同中書門下三品二年兼度支尚書仍依舊知政事俄拜中書令兼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進封襄陽縣公三年坐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出為橫州刺史仍削其封邑尋卒有集十卷行於代

史臣曰王珪履正不回忠讜無比君臣時命冒會于茲易曰自天

祐之吉無不利叔玠有焉戴胄兩朝仕官一乃心力刑無僭濫事有箴規雖學術不能求備而臣節自可觀時亦所謂巧於任大矣文本文傾江海忠貫雪霜申慈父之寬臣明主之業及委繁劇俄致暴終書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所謂憂能傷人不復永年矣洎義而下登清要者數十人積善之道焉可忽諸正倫以能文被舉以直道見委參典機密出入兩宫斯謂得時然被承乾金帶之譏孰與夫舊慈之謗士大夫愼之

贊曰五靈嘉瑞出繫汙隆人中麟鳳王戴諸公動必由禮言皆匡躬獻規納諫貞觀之風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

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蘇之勤校勘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一

魏徵

劉　昫

魏徵字玄成鉅鹿曲城人也父長賢北齊屯留令徵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為道士好讀書多所通涉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橫之說大業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以應李密召徵使典書記密每見寶藏之跡未嘗不稱善既聞徵所為遽使召之徵進十策以干密雖奇之而不能用及王世充攻密於洛口徵說密長史鄭頲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死傷多矣又軍無府庫有功不賞戰士心惰此二者難以應敵未若深溝高壘曠日持久不過旬月敵人糧盡可不戰而退追而擊之取勝之道且東都食盡世充計窮意欲死戰可謂窮寇難與爭鋒請慎無與戰頲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乃奇謀深策何謂常談因拂衣而去及密敗徵隨密來降至京師久不見知自請安輯山東乃授秘書丞驅傳

至黎陽時徐世勣尚為李密擁衆徵與世勣書曰自隋末亂離群雄競逐跨州連郡不可勝數魏公起自叛徒奮臂大呼四方響應萬里風馳雲合霧聚衆數十萬威之所被將半天下破世充于洛口摧化及於黎山方欲西蹈咸陽北凌玄闕揚旌瀚海飲馬渭川翻以百勝之威敗於奔亡之虜固知神器之重自有所歸不可以力爭是以魏公思皇天之乃睠入函谷而不疑公生于擾攘之時感知己之遇根本已拔確乎不動鳩合遺散據守一隅世充以乘勝餘勇息其東略建德因侮亡之勢不敢南謀公之英聲足以振于今古然誰靡善始終之慮難去就之機安危大節若策名得地則九族蔭其餘輝委質非人則一身不能自保殷鑒不遠公所聞見孟賁猶豫童子先之知幾其神不俟終日今公處必爭之地乘宜速之機更事遲疑坐觀成敗恐凶狡之輩先人生心則公之事去矣世勣得書遂定計遣使歸國開倉運糧以餽淮安王神通之軍俄而建德悉衆南下攻陷黎陽獲徵署為起居舍人及建德就

擒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徵見太宗勲業日隆每勸建成早為之所及敗太宗使召之謂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徵曰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素器之引為詹事主簿及踐祚擢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使安輯河北許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前宮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錮送詣京師徵謂副使李桐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令赦原不問今復送思行此外誰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寧可慮身不可廢國家大計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況今日之行許以便宜從事主上既以國士見待安可不以國士報之乎即釋遣思行等仍以啓聞太宗甚悅太宗新即位勵精政道數引徵入卧內訪以得失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與之言未嘗不欣然納受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太宗嘗勞之曰卿所陳諫

前後二百餘事非卿至誠奉國何能若是其年遷尚書左丞或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無狀彥博奏曰徵為人臣雖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雖情在無私亦有可責帝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後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賜絹五百匹貞觀二年遷秘書監參預朝政徵以喪亂之後典章紛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秘府圖籍粲然畢備時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貢獻太宗令文泰使人厭怛紇干往迎接之徵諫曰中國始平瘡痍未復若微有勞役則不自安往年文泰入

朝所經州縣猶不能供況加於此輩若任其商賈來往邊人則獲其利若為賓客中國即受其弊矣漢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已寧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蓋不以蠻夷勞弊中國也今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下千人欲使緣邊諸州何以取濟人心萬端後雖悔之恐無所及上善其議時厭怛紇干已發遽追止之後太宗幸九成宮因有宮人還京憩於湋川縣之官舍俄又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官屬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等太宗聞之怒曰威福之柄豈由靖等何為禮靖而輕我宮人即令案驗湋川官屬及靖等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掃除之隸論其委付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人供食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責縣吏恐不益德音徒駭天下耳目帝曰公言是也乃釋官吏之罪李靖等亦寢而不問尋宴於丹霄樓酒酣太宗謂長孫無忌曰魏徵王珪昔在東宮盡心所事當時誠亦可惡我能拔擢用

之以至今日足爲無愧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發言輒即不應何也
對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陳論若不從輒應便恐此事即行帝曰但
當時且應更別陳論豈不得耶徵曰昔舜誡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
言若臣面從陛下方始諫此即退有後言豈是稷契事堯舜之意耶
帝大笑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我但覺嫵媚適爲此耳徵拜謝曰陛
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諫豈敢數犯龍鱗是月長
樂公主將出降帝以皇后所生勑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徵曰
不可昔漢明欲封其子云我子豈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
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子爲公主既加長字即是有所尊崇或
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上然其言入告長孫皇后后遣使齎錢
四十萬絹四百匹詣徵宅以賜之尋進爵郡公七年代王珪爲侍中
尚書省滯訟有不决者詔徵評理之徵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
斷無不悅服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
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

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爲摠論時稱良史史成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二千段徵自以無功於國徒以辯說遂參帷幄深懼滿盈後以目疾頻表遜位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公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爲器便爲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匠卿雖有疾未爲衰老豈得便爾其年徵又面請遜位太宗難違之乃拜徵特進仍知門下事其後又頻上四踈以陳得失其一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枝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盛四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爲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宇是飾臺榭

是崇侈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威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爲天下笑深可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絕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朞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愼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爲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愼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彩椽之恭儉追雕牆之侈靡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亂易亂與亂同道

莫可則世後嗣何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則災害必下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隆七百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其二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豈望流之遠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於居安思危戒貪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寔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

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所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而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恐懈怠則思愼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其三曰臣聞書曰明德愼罰惟刑恤哉禮云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起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大志在於明察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今

之刑賞未必盡然或申屈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刑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典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巳扇夫上風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犂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叡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卹刑爲念樂其所樂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給不贍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治之所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來富不與奢

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計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微而難察也鮮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于身將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詩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思隋氏以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畋遊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聽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

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
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
出言而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
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
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泆動
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云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
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
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
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其四曰臣聞爲國
之基必資於德禮君子所保唯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
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
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
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
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

令爲上則敗國爲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所不爲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玆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爲朋黨謂告訐者爲至公謂強直者爲擅權謂忠讜者爲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僞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其在玆乎故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爲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無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唯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於

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得君子也則敬而踈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踈則情或不通是譽毀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寔興喪所在亦安危所繫可不愼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顔順旨其爲患禍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得竭忠必在於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義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

能下餽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愼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為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佞邪君子自強不息無為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太宗手詔嘉美優納之嘗謂長孫無忌曰朕即位之初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

望於道此皆魏徵之力也太宗嘗嫌上封者衆不近事實欲加黜責徵奏曰古者立誹謗之木欲聞已過今之封事謗木之流也陛下思聞得失秖可恣其陳道若所言衷則有益於陛下若不衷無損於國家太宗曰此言是也並勞而遣之後太宗在洛陽宮幸積翠池宴羣臣酒酣各賦一事太宗賦尚書曰日昊翫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栢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也尋以修定五禮當封一子爲縣男請讓孤兄子叔慈太宗愴然曰卿之此心可以勵俗遂許之十二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三品以上遇親王於塗皆降乘違法申敬有乖儀準太宗曰卿輩皆自崇貴卑我兒子乎徵進曰自古迄茲親王班次三公之下今三品皆天子列卿及八座之長爲王降乘非王所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

太宗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以爲君也然則人之修短不在老少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徵曰殷家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窺覦塞禍亂之源本有國者之所深愼於是遂可珪奏會皇孫誕育召公卿賜宴太宗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民犯顏正諫匡朕之違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徵以戴聖禮記編次不倫遂爲類禮二十卷以類相從削其重復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研精覃思數年而畢太宗覽而善之賜物一千段錄數本以賜太子及諸王仍藏之秘府先是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多齎金銀帛歷諸國市馬徵諫曰今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定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市馬不爲專意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諸蕃聞之以爲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失義矣昔漢文有獻千里馬者曰吾

凶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鑾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乃償其道里所費而返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陛下凡所施爲皆邈踰三王之上柰何至於此事欲爲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爲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納其言而止時公卿大臣並請封禪唯徵以爲不可太宗曰朕欲卿極言之豈功不高耶德不厚耶諸夏未治安耶遠夷不慕義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耶何爲而不可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民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罻羅猶密積歲豐稔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

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自伊洛以東暨乎海岱灌莽巨澤蒼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重加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誠亦有輿人之誦太宗不能奪是後右僕射缺欲拜之徵固讓乃止及皇太子承乾不修德業魏王泰寵愛日隆內外庶僚並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踰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十六年拜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如故徵自陳有疾詔荅曰漢之太子四皓為助我之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其年稱綿惙中使相望徵宅先無正寢太宗欲為小殿輟其材為徵營構五日而成遣中使齎素褥布被而賜之遂其所尚也及病篤輿駕再幸其第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徵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後數日太宗夜夢徵若生平及旦而奏徵薨時年六十四太宗親臨慟哭廢朝五日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

白鹿山十一年召拜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預修文思博要嘉運以穎達所撰正義頗多繁雜每掎摭之諸儒亦稱爲允當高宗居春宮引爲崇賢館學士數與洗馬秦暐侍講殿中甚蒙禮異十九年遷國子博士卒

史臣曰唐德勃興英儒間出佐命協力寔有其人薛收左右厥猷經謀雅道不幸短命殲我良士上言恨不圖形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才可知矣元敬藻翰明敏而畏權勢晉不狎房杜深沉至慎不亦優哉元超藉父風望弼亮宏略諒非其罪而再遷流及登大任益有嘉謀汲引多才以隆弘納其感恩之重時其間諸有始有卒其殆庶幾乎稷出自名家涉于大用及自貽謀釁如貞亮何姚思廉篤學寡欲受漢史於家尊果執明義臨大節而不可奪及筆削成書箴規翊聖言其命世亦當仁乎師古家籍儒風該博經義至于詳注史策採測典禮清明在躬天有才格然而三黜之負音在時譏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令狐德棻貞度應時待問平直徵

舊史修新禮以暢國風辨治亂談王霸以資帝業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其斯之謂歟鄧世隆國史時譽固有諒直其復書不遜何不知之甚也上疏請編御集其弼直乎顧胤清芬可觀彝範積善餘慶其有子哉李延壽研考史學修撰删補克成大典方之班馬何代無人仁實掇摭抑又次焉孔穎達風格高爽幼而有聞探賾明敏辨析應對天有通才人道惡盈必有毀訐及正義炳煥乃異人也雖其掎摭亦何損於明司馬才章籍時崇儒明數致業王恭弘闡聲教禮學研詳馬嘉運達識自通克成典雅並符才用閻色丹青其掎摭繁雜蓋求備者也

贊曰河東三鳳俱瑞黃圖棻爲良史穎實名儒解經不窮希顔之徒登瀛入館不其盛乎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三

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蘇之勤校勘

萬代王者法雖漢之劉向魏之徐邈晉之山濤宋之謝朏才則才矣比文貞之雅道不有遺行乎前代諍臣一人而已

贊曰智者不諫諫或不智智者盡言國家之利鄭公達節才周經濟太宗用之子孫長世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一

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臣蘇之勤校勘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二

劉　昫　等修

虞世南　李百藥 子安期　褚亮 李玄道 李守素附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隋内史侍郎世基弟也祖檢梁始興王諮議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俱有重名叔父寄陳中書侍郎無子以世南繼後故字曰伯施世南性沉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善屬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又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籍甚天嘉中荔卒世南尚幼哀毀殆不勝喪陳文帝知其二子博學每遣中使至其家將護之及服闋召為建安王法曹參軍寄陷於陳寶應在閩越中世南雖除喪猶布衣蔬食至大建末寶應破寄還方令世南釋布食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與世基同入長安俱有重名時人方之二陸時煬帝在藩聞其名與秦王俊辟書交至以母老固辭晉王令使

者追之大業初累授秘書郎遷起居舍人時世基當朝貴盛妻子
被服擬於王者世南雖同居而躬履勤儉不失素業及至隋滅宇
文化及弑逆之際世基爲内史侍郎將被誅世南抱持號泣請以
身代化及不納因哀毁骨立時人稱焉從化及至聊城又陷于竇
建德僞授黄門侍郎太宗滅建德引爲秦府參軍尋轉記室仍授
弘文館學士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太宗嘗命寫列女傳以裝屏風
于時無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太宗昇春宫遷太子中舍人及即
位轉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詔不
許遷太子右庶子固辭不拜除秘書少監上聖德論辭多不載七
年轉秘書監賜爵永興縣子太宗重其博識每機務之隙引之談
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儒愞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
先帝王爲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太宗常謂侍臣曰朕因暇
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
用嘉焉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

山東及江淮多大水太宗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國主山川故山川崩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令郡國無來貢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朝案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可爲怪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也又山東足雨雖則其常然陰淫過久恐有冤獄宜省繫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唯修德可以銷變太宗以爲然因遣使者賑恤饑餒申理獄訟多所原宥後有星孛于虛危歷于氐百餘日乃滅太宗謂羣臣曰天見彗星是何妖也世南曰昔齊景公時有彗星見公問晏嬰對曰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爲公誡耳景公懼而脩德後十六日而星沒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義不脩雖獲麟鳳終是無補但政事

無關雖有災星何損於時然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怠愼終如始彗星雖見未足爲憂太宗斂容謂曰吾之撫國良無景公之過但吾纔弱冠舉義兵年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自謂三代以降撥亂之主莫臻於此重以薛舉之驍雄宋金剛之鷙猛竇建德跨河北王世充據洛陽當此之時足爲勍敵皆爲我所擒及逢家難復決意安社稷遂登九五降服北夷吾頗有自矜之意以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見變良爲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焉震懼四月康國獻師子詔世南爲之賦命編之東觀辭多不載後高祖崩有詔山陵制度準漢長陵故事務從隆厚程限既促功役勞弊世南上封事諫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耳

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
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
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
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
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爲無窮計也孝文
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
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
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
百姓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作終制其略
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園邑爲棺槨足以藏
骨爲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
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發掘至乃
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
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

藏之宗廟魏文帝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
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
與秦漢之君同爲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戚也今
爲丘隴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
墓豈謂無金玉耶臣之愚計以爲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
自然高顯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武通所陳周制
爲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
封大小高下之式盟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
鐵使萬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
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爲墳隴又以長陵爲法恐非所宜伏願
深覽古今爲長久之慮臣之赤心惟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
孝名揚於無窮耳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
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
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已勞矣又漢家大郡五十萬戶即目人衆

未及往時而功役興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時公卿又上奏請遵
遺詔務從節儉因下其事付所司詳議於是制度頗有減省焉太
宗後頗好獵世南上疏諫曰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恒典射隼從禽
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躬摧班
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凶翦暴以衞黎元
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
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橜斯蓋重愼防
微爲社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賤敢忘
斯義且天弧星罼所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
且韜長戟不拒蒭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羣下則
貽範百王永光萬代其有犯無隱多此類也太宗以是益親禮之
嘗稱世南有五絶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
書翰十二年又表請致仕優制許之仍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
學士祿賜防閤並同京官職事尋卒年八十一太宗舉哀於別次哭

之甚慟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懿手勑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太宗爲詩一篇追述往古興亡之道既而歎曰鍾子期死百牙不復鼓琴朕之此詩將何以示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訖焚之冀世南神識感悟後數歲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備文爲辭宗夙夜盡心志在忠益奄從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兼進讜言有如平生之日追懷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爲設五百僧齋并爲造天尊像一區又勑圖其形於凌煙閣有集三十卷令褚亮爲之序世南子昶官至工部侍郎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安平公德林子也爲童兒時多疾病祖母趙氏故以百藥爲名七歲解屬文父友齊中書舍人

陸乂馬元熙嘗造德林讌集有讀徐陵文者云旣取成周之禾將刈瑯瑯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鄅人藉稻杜預注云鄅國在瑯瑯開陽乂等大驚異之開皇初授東宮通事舍人遷太子舍人兼東宮學士或嫉其才而毀之者乃謝病免去十九年追赴仁壽宮令襲父爵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雅愛其才奏授禮部員外郎皇太子勇又召爲東宮學士詔令修五禮定律令撰陰陽書臺內奏議文表多百藥所撰時煬帝出鎮揚州嘗召之百藥辭疾不赴煬帝大怒及即位出爲桂州司馬爲沈法興所得署爲掾其後罷州置郡因解職還鄉里大業五年授魯郡臨泗府步兵校尉九年充戍會稽尋授建安郡丞行達烏程屬江都難作復會沈法興爲李子通所破子通又命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及杜伏威攻滅子通又以百藥爲行臺考功郎中或有譖之者伏威囚之百藥著省躬賦以致其情伏威亦知其無罪乃令復職伏威旣據有江南高祖遣使招撫百藥勸伏威入朝伏威從之遣其行臺

僕射輔公祏與百藥留守遂詣京師及渡江至歷陽狐疑中悔將害百藥乃飲以石灰酒因大泄痢而宿病皆除伏威知百藥不死乃作書與公祏令殺百藥賴伏威養子王雄誕保護獲免公祏反又授百藥吏部侍郎有譖百藥於高祖云百藥初說杜伏威入朝又與輔公祏同反高祖大怒及公祏平得伏威與公祏令殺百藥書高祖意稍解遂配流涇州太宗重其才名貞觀元年召拜中書舍人賜爵安平縣男受詔修定五禮及律令撰齊書二年除禮部侍郎朝廷議將封建諸侯百藥上封建論曰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本方思闡治定之規以弘長世之業者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可以監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盤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憂故一

夫號嶧七廟隳祭祀臣以爲自古皇王君臨寓內莫不受命上玄飛名帝籙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勛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隆周卜代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存斯則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逼禋祀如綫郊畿不守此乃凌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短閏餘數鍾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誦借使李斯王綰之輩盛開四履將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亡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之間俱爲采地是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

紀綱既紊斷可知焉鍥舩求劍未見其可膠柱成文彌所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籬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甚羿浞之災高貴之殃寧異申繒之酷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爲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凌弱衆暴寡疆場彼此干戈日尋狐駘之役女子盡髽崤陵之師隻輪不返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大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吏之才膺共治之寄刺郡分竹何代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自離宮別舘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

侮御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㮣乃云爲已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頒條之貴食不舉火剖符之重衣唯補葛南郡太守弊布裹身萊蕪縣長凝塵生甑專云爲利圖物何其爽歟捴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弑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魯道有蕩毋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爲政之理可一言以蔽之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而爲言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脩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㢢未盡勛華既往至公之道斯革況晉氏失馭寓縣崩離後魏時乘華夷雜處重以關河分阻吴楚懸隔習文者學長短縱橫之術習武

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家驅御羣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時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民不見德及大業嗣文世道交喪一時人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深致治綜覈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紀略陳梗槩實所庶幾愛敬蒸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竪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申舉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訥無棄芻蕘帝堯之求諫也弘獎名教勸勵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羣臣以宮中暑濕寢膳或乖請徙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家人之產竟抑子來之願不吝陰陽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歲荒儉普天飢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愍勤加惠卹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唯藜藿樂撤簨簴言必悽動貌成癯瘠公旦喜於重譯文命矜其即序陛

下每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
事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跡絕遊幸
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
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異辭纔及日昃命才學之
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
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
可以朞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永久
難以卒變請待斲雕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
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
消息況於人乎美哉斯言也太宗竟從其議四年授太子右庶子
五年與左庶子于志寧中允孔穎達舍人陸敦信侍講于弘教殿
時太子頗留意典墳然閑燕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
焉辭多不載太宗見而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獻
賦悉述古來儲貳事以誡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

爲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綵物五百段然太子卒不悟而廢十年以撰齊史成加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賜物四百段俄除宗正卿十一年以撰五禮及律令成進爵爲子後數歲以年老固請致仕許之太宗嘗制帝京篇命百藥並作上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四謚曰康百藥以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沈鬱尤長於五言詩雖樵童牧豎並皆吟諷性好引進後生提獎不倦所得俸祿多散之親黨又至性過人初侍父母喪還鄉徒跣單衣行數千里服闋數年容貌毀悴爲當時所稱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酒談賞以舒平生之志有集三十卷子安期

安期幼聰辯七歲解屬文初百藥大業末出爲桂州司馬行至太湖遇逆賊將加白刃安期跪泣請代父命賊哀而釋之貞觀初累轉符璽郎預修晉書成除主客員外郎永徽中遷中書舍人又

與李義府等於武德殿內修書再轉黃門侍郎龍朔中爲司列少常伯參知軍國有事太山詔安期爲朝覲壇碑文安期前後三爲選部頗爲當時所稱時高宗屢引侍臣責以不進賢良衆皆莫對獨安期進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設使堯舜苦己癯瘠不能用賢終亦王化不行自夏殷已來歷國數十皆委賢良以共致理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天下至廣非無英彥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遭囂謗以爲朋黨沉屈者未申而在位者以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爲緘默若陛下虛己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讎唯能是用讒毀亦既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高宗深然其言俄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出爲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咸亨初卒自德林至安期三世皆掌制誥安期孫羲仲又爲中書舍人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曾祖湮梁御史中丞祖蒙太子中舍人父玠陳秘書監並著名前史其先自陽翟徙居焉亮幼聰敏好學

善屬文博覽無所不至經目必記於心喜游名賢尤善談論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陵與商推文章深異之時後主聞而召見使賦詩江摠及諸辭人在坐莫不推善禎明初叅尚書殿中侍郎陳亡入隋爲東宮學士大業中授太常博士時煬帝將改置宗廟亮奏議曰謹按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據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案鄭玄義天子唯立四親廟并始祖而爲五周以文武爲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爲七廟王肅注禮記曰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肅以爲天子七廟是百代之言又據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爲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父太祖而爲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爲十廟漢世諸帝之廟各立無毀迭之義至元帝時

貢禹匡衡之徒始議其禮以高帝爲太祖而立四親是爲五廟唯劉歆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此數内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設爲數也是以班固稱考論諸儒之儀劉歆博而篤矣光武即位建高廟於洛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爲七至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内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世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六廟二世祖就四親而爲六廟晉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已上至六世親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世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議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初受命爲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即位之後增祠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建身歿主升亦從昭穆猶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勿革加宗迭毀禮無違舊臣又案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別立廟至於禘祫俱合食於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各立歲時常享亦隨處而祭所用廟樂皆像功德而歌

舞焉至光武乃揔立一堂而羣主異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
自此已來因循不變皇隋太祖武元皇帝仁風潛暢至澤傍通以
昰彰之勳開稷契之緒高祖文皇帝睿哲玄覽神武應期撥亂返
正遠肅邇安受命開基垂統聖嗣鴻名冠於三代寶祚傳於七百
當文明之運定祖宗之禮且損益不同沿襲異趣時王所制可以
垂法自歷代已來親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旨歸校以優劣康成止
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雍揔貫皇王事兼長遠今請依據古典崇建
七廟受命之廟宜別立廟祧百世之後不毀之法至於鑾駕親奉
中孝享於高廟有司行事竭誠敬於羣主俾夫規模可則嚴祀易
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復古而貴能變臣又案周人立廟亦無處
置之文據冢人職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為左右阮忱所撰禮
圖亦從此義漢京諸廟既遠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
雜用漢儀事難全採謹詳立別圖附之議未行尋坐與楊玄感有
舊左遷西海郡司戶時京兆郡博士潘徽亦以筆札為玄感所禮

降威定縣主簿當時寇盜縱橫六親不能相保亮與同行至隴山㣲遇病終亮親加棺斂瘞之路側慨然傷懷遂題詩於隴樹好事者皆傳寫諷誦信宿遍於京邑焉薛舉僭號隴西以亮為黃門侍郎委之機務及舉滅太宗聞亮名深加禮接因從容自陳太宗大悅賜物二百段馬四匹從還京師授秦王文學時高祖以寇亂漸平每冬畋狩亮上疏諫曰臣聞堯鼓納諫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風致昇平之道伏惟陛下應千祀之期拯百王之弊平壹天下劬勞帝業旰食思政廢寢夏憂人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禮獲車之所遊踐虞旗之所涉歷網唯一面禽止三驅縱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搏斯固畋弋之常規而皇王之壯觀至於親逼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捷連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纔撝不能當其憤氣雖孟賁抗左夏說居前卒然驚軼事生慮表如或近起林叢未填坑谷駭屬車之後乘犯官騎之清塵小臣怯懦私懷戰慄陛下以至聖之資垂將來之教降情納下無隔直言臣叨逢

明時遊宦藩邸身衞榮渥日用不知敢緣天造冒陳丹懇高祖甚納之太宗每有征伐亮常侍從軍中宴筵必預歡賞從容諷議多所裨益又與杜如晦等十八人爲文學館學士太宗入居春宮除太子舍人遷太子中允貞觀元年爲弘文館學士九年進授員外散騎常侍封陽翟縣男拜通直散騎常侍學士如故十六年進爵爲侯食邑七百戶後致仕歸于家太宗幸遼東亮子遂良爲黃門侍郎詔遂良謂亮曰昔年師旅卿常入幕今茲遐伐君已懸車倏忽之間移三十載眷言疇昔我勞如何今將遂良東行想公於朕不惜一兒於膝下耳故遣陳離意善居加食亮奉表陳謝及寢疾詔遣醫藥救療中使候問不絕卒時年八十八太宗甚悼惜之不視朝一日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謚曰康長子遂賢官至雍王友次子遂良自有傳始太宗既平寇亂留意儒學乃於宮城西起文學館以待四方文士於是以屬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

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李守素記室
叅軍虞世南叅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佐郎攝記室許敬宗薛
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籤蘇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
及薛收卒復徵東虞州録事叅軍劉孝孫入館尋遣圖其狀貌題
其名字爵里乃命亮爲之像賛號十八學士寫眞圖藏之書府以
彰禮賢之重也諸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于閣下每軍
國務靜叅謁歸休即便引見討論墳籍商略前載預入館者時所
傾慕謂之登瀛洲顏相時兄師古蘇勗兄子幹劉孝孫者荆州人
也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弱冠知名與當時辭人虞世南蔡君和
孔德紹庾抱庾自直劉斌等登臨山水結爲文會大業末没于王
世充世充弟偽杞王辯引爲行臺郎中洛陽平辯面縛歸國衆皆
離散孝孫猶攀援號慟追送遠郊時人義之武德初歷虞州録事
叅軍太宗召爲秦府學士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嘗採歷
代文集爲王撰古今類序詩苑四十卷十五年遷本府諮議叅軍尋

遷太子洗馬未拜卒

李玄道者本隴西人也世居鄭州爲山東冠族祖瑾魏著作佐郎父行之隋都水使者玄道仕隋爲齊王府屬李密據洛口引爲記室及密破爲王世充所執是時同遇囚俘者並懼死達曙不寐唯玄道顏色自若曰死生有命非憂能了同拘者雅推其識量及見世充舉措不改其常世充素知其名益重之釋縛以爲著作佐郎東都平太宗召爲秦王府主簿文學館學士貞觀元年累遷給事中封姑臧縣男時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朝廷以其武將不習時事拜玄道爲幽州長史以維持府事君廓在州屢爲非法玄道數正議裁之嘗又遺玄道一婢玄道問婢所由云本良家子爲君廓所掠玄道因放遣之君廓甚不悅後遇君廓入朝房玄齡即玄道之從甥也玄道附書君廓私發不識草字疑其謀已懼而奔叛玄道坐流嶲州未幾徵還爲常州刺史在職清簡百姓安之太宗下詔褒美賜以綾綵三年表請致仕加銀青光祿大夫以祿歸第尋卒

子雲將知名官至尚書左丞

李守素者趙州人代爲山東名族太宗平王世充徵爲文學舘學士署天策府倉曹參軍守素尤工譜學自晉宋已降四海士流及諸勳貴華戎閥閱莫不詳究當時號爲行譜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左山東世南猶相酬對及言北地諸侯次第如流顯其世業皆有援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荅歎曰行譜定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曰李倉曹以善談人物乃得此名雖爲美事然非雅目公既言成準的宜當有以改之世南曰昔任彦昇美談經籍梁代稱爲五經笥今目倉曹爲人物志可矣貞觀初卒

史臣曰劉幷州有言和氏之璧不獨耀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專玩於隋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虞永興之從建德李安平之佐公祏褚陽翟之依薛舉蓋大渴不能擇泉而飲大暑不能擇蔭而息耳非不識其飮憩之所及文皇帝揭三辰而燭天下群賢霧集人知所奉方得躍鱗天池擅價春山爲一代之至寶則所託之勢

異也隨逍掌郢握曷有常哉二虞昆仲文章炳蔚於隋唐之際褚河南父子箴規獻替洋溢於貞觀永徽之間所謂代有人焉而三家尤盛

贊曰文皇盪滌刷清蒼昊十八文星連輝炳燿虞褚之筆動若有神安平之什老而彌新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二

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塩司幹辦公事蘇之勤校勘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三

劉昫

薛收 兄子元敬 收子元超 從子稷　姚思廉　顏師古

令狐德棻 鄧世隆 顧胤 李仁實等附　李延壽　孔穎達 司馬才章 馬嘉運等附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事繼從父孺以孝聞年十二解屬文以父在隋非命乃絜志不仕大業末郡舉秀才固辭不應義旗起遁於首陽山將協義舉蒲州通守堯君素潛知收謀乃遣人迎收所生母王氏置城內收乃還城後君素將應王世充收遂踰城歸國秦府記室房玄齡薦之於太宗即日召見問以經略收辯對縱橫皆合旨要授秦府主簿判陝東道大行臺金部郎中時太宗專任征伐檄書露布多出於收言辭敏速還同宿構馬上即成曾無點竄太宗討王世充世竇建德率兵來拒諸將皆以為宜且退軍以觀賊形勢收獨建策曰世充據有東都府庫填積其兵皆是江淮精銳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為我所持求





戰不可建德親揔軍旅來拒我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奮決若縱其至此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糧以相資給則伊洛之間戰鬭不已今宜分兵守營深其溝防即世充欲戰愼勿出兵大王親率猛銳先據成臯之險訓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師當我堂堂之勢一戰必尅建德即破世充自下矣不過兩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若退兵自守計之下也太宗納之卒擒建德東都平太宗入觀隋氏宮室嗟後主斃人力以逞奢侈收進曰竊聞峻宇雕牆殷辛以滅土階茆棟唐堯以昌秦帝增阿房之飾漢后罷露臺之費故漢祚延而秦禍速自古如此後主曾不能察以萬乘之尊困一夫之手傾土崩瓦解取譏後代以奢虐所致也太宗悅其對及軍還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太宗初授天策上將[illegible]尚書令命收與世南並作第一讓表[illegible]用[illegible]者太宗常從高祖[illegible]遊後園中獲白魚命收爲獻表收[illegible]立跡[illegible]思[illegible]表瞻而速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武德六年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與房玄齡杜如晦特蒙

殊禮受心腹之寄又嘗上書諫獵太宗手詔曰覽讀所陳實悟心膽今日成我卿之力也明珠兼乘豈比來言當以誠心書何能盡今賜卿黃金四十鋌以酬雅意七年寢疾太宗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尋命輿疾詣府太宗親以衣袂撫收論敘生平潸然流涕尋卒年三十三太宗親自臨哭哀慟左右與收從父兄子元敬書曰吾與卿叔共事或軍旅多務或文詠從容何常不驅馳經略款曲襟抱比雖疾苦日冀痊除何期一朝忽成萬古追尋痛惋彌用傷懷且聞其兒子幼小家徒壁立未知何處安置宜加安撫以慰吾懷因使人弔祭贈物三百段及後遍圖學士等形像太宗歎曰薛收遂成故人恨不早圖其像及登極顧謂房玄齡曰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又嘗夢收如平生又勑有司特賜其家粟帛貞觀七年贈定州刺史永徽六年又贈太常卿陪葬昭陵文集十卷

元敬隋選部侍郎邁子也有文學少與收及收族兄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為長離德音為鸑鷟元敬以年最小為鵷鶵

武德中元敬爲秘書郎太宗召爲天策府參軍兼直記室收與元
敬俱爲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
權勢竟不之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太宗
入東宮除太子舍人時軍國之務揔於東宮元敬專掌文翰號爲
稱職尋卒收子元超
元超早孤九歲襲爵汾陰男及長好學善屬文太宗甚重之令尚
巢剌王女和靜縣主累授太子舍人預撰晉書高宗即位擢拜給
事中時年二十六數上書陳君臣政體及時事得失高宗皆嘉納之
俄轉中書舍人加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中書省有一盤石初道
衡爲内史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永
徽五年丁母憂解明年起授黃門侍郎兼檢校太子左庶子元超
既擅文辭兼好引寒俊嘗表薦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
利貞等十餘人由是時論稱美後以疾出爲饒州刺史三年拜東
臺侍郎右相李義府以罪配流巂州舊制流人禁乘馬元超奏請

給之坐貶爲簡州刺史歲餘西臺侍郎上官儀伏誅又坐與文章
款密配流嶲州上元初遇赦還拜正諫大夫三年遷中書侍郎尋
同中書門下三品時高宗幸溫泉校獵諸蕃酋長亦持弓矢而從
元超以爲既非族類深可爲虞上疏切諫帝納焉時元超特承恩
遇嘗召入與諸王同預私讌又重其文學政理之才曾謂元超曰
長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也永隆二年拜中書令兼太子左庶
子高宗幸東都太子於京師監國因留元超以侍太子帝臨行謂
元超曰朕之留卿如去一臂但吾子未閑庶務關西之事悉以委卿
所寄既深不得默爾於是元超表薦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爲崇文
館學士又數上疏諫太子高宗知而稱善遣使慰諭賜物百段弘
道元年以疾乞骸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其年冬卒年六十二
贈光祿大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文集四十卷子曜亦以文學知
名聖曆中修三教珠英官至正諫大夫元超從子稷
稷舉進士累轉中書舍人時從祖兄曜爲正諫大夫與稷俱以辭

學知名同在兩省爲時所稱景龍末爲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好古博雅尤工隷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跡自後罕能繼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筆態遒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探古跡睿宗在藩留意於小學稷於是特見招引俄又令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及踐祚累拜中書侍郎與蘇頲等對掌制誥俄與中書侍郎崔日用參知政事睿宗以鍾紹京爲中書令稷勸令禮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素無才望出自胥吏雖有功勳未聞令德一朝超居元宰師長百寮臣恐清濁同貫失於聖朝具瞻之美帝然其言因紹京表讓遂轉爲戶部尚書稷又於帝前面折崔日用遞相短長由是罷知政事遷左散騎常侍歷工部禮部二尚書以翊贊睿宗功封晉國公賜實封三百戶除太子少保睿宗常召稷入宮中參決庶政恩遇莫與爲比及竇懷貞伏誅稷以知其謀賜死於萬年縣獄中子伯陽以尚公主拜右千牛衛將軍駙馬都尉亦以功封安邑郡公

別食實封四伯戶父父死特免坐左遷晉州負外別駕尋而配徙嶺表在道自殺伯陽子談開元十六年尚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光祿負外卿旬日暴卒

姚思廉字簡之雍州萬年人父察陳吏部尚書入隋歷太子內舍人秘書丞北絳公學兼儒史見重於二代陳亡察自吳興始遷關中思廉少受漢史於其父能盡傳家業勤學寡慾未嘗言及家人產業在陳爲揚州主簿入隋爲漢王府參軍丁父憂解職初察在陳常修梁陳二史未就臨終令思廉續成其志丁繼母憂廬於墓側毀瘠加人服闋補河間郡司法書佐思廉上表陳父遺言有詔許其續成梁陳史煬帝又令與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區宇圖志後爲代王侑侍讀會義師剋京城侑府寮奔駭唯思廉侍王不離其側兵將昇殿思廉厲聲謂曰唐公舉義本匡王室卿等不宜無禮於王衆服其言於是布列階下高祖聞而義之許其扶侑至順陽閤下泣拜而去觀者咸歎曰忠烈之士也仁者有勇此之謂乎高

祖受禪授秦王文學後太宗征徐圓朗思廉時在洛陽太宗嘗從
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
人亦何以加也因寄物三百段以遺之書曰想節義之風故有
斯贈尋引為文學館學士太宗入春宮遷太子洗馬貞觀初遷著
作郎弘文館學士寫其形像列於十八學士圖令文學褚亮為之
讚曰志苦精勤紀言實錄臨危殉義餘風勵俗三年又受詔與秘
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思廉又採謝炅等諸家梁史續成父書
并推究陳事删益博綜顧野王所修舊史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
三十卷魏徵雖裁其總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賜綵絹五百
段加通直散騎常侍思廉以藩邸之舊深被禮遇政有得失常遣
密奏之思廉亦直言無隱太宗將幸九成宮思廉諫曰離宮遊幸
秦皇漢武之事固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言甚切至太宗諭曰朕
有氣疾熱便頓劇固非情好遊賞也因賜帛五十匹九年拜散騎
常侍賜爵豐城縣男十一年卒太宗深悼惜之廢朝一日贈太常

卿謚曰康賜葬地於昭陵子處平官至通事舍人處平子璹珽

別有傳

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齊黃門侍郎之推孫也其先本居琅邪世仕江左及之推歷事周齊齊滅始居關中父思魯以學藝稱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參軍師古少傳家業博覽羣書尤精詁訓善屬文隋仁壽中爲尚書左丞李綱所薦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劇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奇其對到官果以幹理聞時薛道衡爲襄州揔管與高祖有舊又悅其才有所綴文嘗使其掎摭利病甚親昵之尋坐事免歸長安十年不得調家貧以教授爲業及起義師古至長春宮謁見授朝散大夫從平京城拜燉煌公府文學轉起居舍人再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太宗踐祚擢拜中書侍郎封琅邪縣男以母憂去職服闋復爲中書侍郎歲餘坐事免太宗以經籍去

聖久遠文字訛謬令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師古多所釐正既成奏之太宗復遣諸儒重加詳議于時諸儒傳習已久皆共非之師古輒引晉宋已來古今本隨言曉荅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服於是兼通直郎散騎常侍頒其所定之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貞觀七年拜秘書少監專典刊正所有奇書難字衆所共惑者隨疑剖析曲盡其源是時多引後進之士爲讎校師古抑素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物論稱其納賄由是出爲郴州刺史未行太宗惜其才謂之曰卿之學識良有可稱但事親居官未爲清論所許今之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日任使不忍遐棄宜深自誡勵也於是復以爲秘書少監師古既負其才又早見驅策累被任用及頻有罪譴意甚喪沮自是闔門守靜杜絕賓客放志園亭葛巾野服然搜求古跡及古器躭好不已俄又奉詔與博士等撰定五禮十一年禮成進爵爲子時承乾在東宮命師古注班固漢書解釋詳明深爲學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編之秘閣賜

師古物二百段良馬一匹十五年太宗下詔將有事于泰山所司與公卿并諸儒博士詳定儀注太常卿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爲封禪使參考其儀時論者競起異端師古奏曰臣撰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春于時諸儒參詳以爲適中於是詔公卿定其可否多從師古之說然而事竟不行師古俄遷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駕東巡道病卒年六十五謚曰戴有集六十卷其所注漢書及急就章大行于世永徽三年師古子揚庭爲符璽郎又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卷高宗下詔付秘書閣仍賜揚庭帛五十匹師古弟相時亦有學業武德中與房玄齡等爲秦府學士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拾遺補闕有諍臣之風尋轉禮部侍郎相時羸瘠多疾病太宗常使賜以醫藥性仁友及師古卒不勝哀慕而卒師古叔父遊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以強暴寡禮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

勞勉之俄拜鄆州刺史卒官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爲學者所稱後
師古注漢書亦多取其義耳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隋鴻臚少卿熙之子也先居燉煌代爲河
西右族德棻博涉文史早知名大業末爲藥城長以世亂不就職
及義旗建淮安王神通據太平宮自稱揔管以德棻爲記室參軍
高祖入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元年轉起居舍人甚見親待五
年遷秘書丞與侍中陳叔達等受詔撰藝文類聚高祖問德棻曰
比者丈夫冠婦人髻競爲高大何也對曰在人之身冠爲上飾所以
古人方諸君上昔東晉之末君弱臣強江左士女皆衣小而裳大
及宋武正位之後君德尊嚴衣服之製俄亦變改此即近事之徵
高祖然之時承喪亂之餘經籍亡逸德棻奏請購募遺書重加
錢帛增置楷書令繕寫數年間羣書略備德棻嘗從容言於高祖
曰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
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十數年後恐事

跡湮沒陛下既受禪於隋復承周氏歷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
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鑑今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高祖然其奏
下詔曰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
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鑑將來伏犧以降周秦斯及兩漢傳緒三
國受命迄于晉宋載籍備焉自有魏南徙乘機撫運周隋禪代歷
世相仍梁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建皇宗莫不自命正朔
綿歷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至於發跡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
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績無乏於時然而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
已積謠俗遷訛餘烈遺風倏焉將墜朕握圖馭宇長世字人方立
典謨永垂憲則顧彼湮落用深軫悼有懷撰次實資良直中書令
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可修魏史侍中陳叔達秘書
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可修周史兼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
顏師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為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
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秘書丞魏

御可修齊史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姚思廉可修陳史務加詳覈博採舊聞義在不刊書法無隱瑀等受詔歷數年竟不能就而罷貞觀三年太宗復勑修撰乃令德棻與秘書郎岑文本修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修齊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陳史秘書監魏徵修隋史與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捴監諸代史衆議以魏史既有魏收魏彥二家巳爲詳備遂不復脩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師佐修周史德棻仍捴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武德巳來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六年累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賜爵彭陽男十年以修周史賜絹四百匹十一年修新禮成進爵爲子又以撰氏族志成賜帛二百匹十五年轉太子右庶子承乾敗隨例除名十八年起爲雅州刺史以公事免尋有詔改撰晉書房玄齡奏德棻令預修撰當時同修一十八人並推德棻爲首其體制多取決焉書成除秘書少監永徽元年又受詔撰定律令復爲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及五代史志尋遷太常卿兼弘文館學

士時高宗初嗣位留心政道常召宰臣及弘文館學士於中華殿而問曰何者爲王道霸道又孰爲先後德棻對曰王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已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術漢則雜而行之魏晉已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爲最而行之爲難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爲要德棻對曰古者爲政清其心簡其事以此爲本當今天下無虞年穀豐稔薄賦斂少征役此乃合於古道爲政之要道莫過於此高宗曰政道莫尚於無爲也又問曰禹湯何以興桀紂何以亡德棻對曰傳稱禹湯罪己其興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二主惑於末喜妲己誅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是其所以亡也高宗甚悅旣罷各賜以縑綵四年遷國子祭酒以修貞觀十三年以後實錄功賜物四百段兼授崇賢館學士尋又撰高宗實錄三十卷進爵爲公龍朔二年表請致仕許之仍加金紫光祿大夫乾封元年卒于家年八十四諡曰憲德棻暮年尤勤於著述國家凡有修撰無不參預自武德已後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前後修撰國史

頗爲當時所稱

鄧世隆者相州人也大業末王世充兄子太守河陽引世隆爲賓客大見親遇及太宗攻洛陽遺書諭太世隆爲復書言辭不遜洛陽平後世隆懼罪變姓名自號隱玄先生竄於白鹿山貞觀初徵授國子主簿與崔仁師慕容善行劉顗庾安禮敬播等俱爲修史學士世隆負宿罪猶不自安太宗聞之遣房玄齡諭之曰爾爲王太作書誠合重罪但各爲其主於朕豈有惡哉朕今爲天子何能追責匹夫之過爾宜坦然勿懷危懼也擢授著作佐郎歷衞尉丞初太宗以武功定海內櫛風沐雨不暇於詩書暨于嗣業進引忠良銳精思政數年之後道致隆平遂於聽覽之暇留情文史敘事言懷時有構屬天才宏麗興託玄遠貞觀十三年世隆上疏請編錄御集太宗竟不許之世隆又採隋代舊事撰爲東都記三十卷遷著作郎尋卒

顧胤者蘇州吳人也祖越陳給事黃門侍郎父覽隋秘書學士胤

永徽中歷遷起居郎兼修國史撰太宗實錄二十卷成以功加朝散大夫授弘文館學士以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八十卷成加朝請大夫封餘杭縣男賜帛五百段龍朔三年遷司文郎中尋卒胤又撰漢書古今集二十卷行於代子琮長安中爲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李延壽者本隴西著姓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嘗受詔與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又預撰晉書尋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延壽嘗撰太宗政典三十卷表上之歷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尋卒調露中高宗嘗觀其所撰政典歎美久之令藏于秘閣賜其家帛五十段延壽又嘗刪補宋齊梁陳及魏齊周隋等八代史謂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頗行於代

李仁實魏州頓丘人官至左史嘗著格論三卷通歷八卷戎州記並行於時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也祖碩後魏南臺丞父安齊青州法

曹參軍穎達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長尤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筭曆解屬文同郡劉焯名重海內穎達造其門焯初不之禮穎達請質疑滯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穎達固辭歸焯固留不可還家以教授爲務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時煬帝徵諸郡儒官集于東都令國子秘書學士與之論難穎達爲最時穎達少年而先輩宿儒恥爲之屈潛遣刺客圖之禮部尚書楊玄感舍之於家由是獲免補太學助教屬隋亂避地於武牢太宗平王世充引爲秦府文學館學士武德九年擢授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太宗初即位留心庶政穎達數進忠言益見親待太宗嘗問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己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己之才藝雖多猶以爲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雖有其狀若無己之雖實其容若虛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

外須玄默使深不可測度不可知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若
其位居尊極炫燿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
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對六年累除國子司業歲
餘遷太子右庶子仍兼國子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皆從穎達
之說又與魏徵撰成隋史加位散騎常侍十一年又與朝賢修定
五禮所有疑滯咸諮決之書成進爵爲子賜物三百段庶人承乾
令撰孝經義疏穎達因文見意更廣規諷之道學者稱之太宗以
穎達在東宮數有匡諫與左庶子于志寧各賜黃金一斤絹百匹
十二年拜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十四年太宗幸國學觀釋奠
命穎達講孝經既畢穎達上釋奠頌手詔褒美後承乾不循法度
穎達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曰太子成長何宜屢致
面折穎達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諍逾切承乾不能納先是
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談等諸儒受詔撰定五經義訓凡一
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下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

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寔為不朽付國子監施行賜穎達物三百段時又有太學博士馬嘉運駁穎達所撰正義詔更令詳定功竟未就十七年以年老致仕十八年圖形凌煙閣讚曰道光列第風傳闕里精義霞開掞辭飈起二十二年卒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諡曰憲

司馬才章者魏州貴鄉人也父烜博涉五經善緯候才章少傳其業隋末為郡博士貞觀六年左僕射房玄齡薦之屢蒙召問擢授國子助教論議該洽學者稱之

王恭者滑州白馬人也少篤學博涉六經每於鄉閭教授弟子自遠方至數百人貞觀初徵拜太學博士其所講三禮皆別立義證甚為精博蓋文懿文達等皆當時大儒罕所推借每講三禮皆遍舉先達義而亦暢恭所說

馬嘉運者魏州繁水人也少出家為沙門明於三論後更還俗專精儒業尤善論難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閤祭酒頃之罷歸隱居

白鹿山十一年召拜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預修文思博要嘉運以穎達所撰正義頗多繁雜每掎摭之諸儒亦稱爲允當高宗居春宮引爲崇賢館學士數與洗馬秦暐侍講殿中甚蒙禮異十九年遷國子博士卒

史臣曰唐德勃興英儒間出佐命協力寔有其人薛收左右厥猷經謀雅道不幸短命殲我良士上言恨不圖形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才可知矣元敬藻翰明敏而畏權勢音不狎房杜深沉至慎不亦優哉元超藉父風望彌亮宏略諒非其罪而再遷流及登大任益有嘉謀汲引多才以隆弘納其感恩之重時其間諸有始有卒其殆庶幾乎稷出自名家涉于大用及自貽謀亹如自亮何姚思廉篤學寡欲受漢史於家尊果執明義臨大節而不可奪及筆削成書箴規翊聖言其命世亦當仁乎師古家籍儒風該博經義至于詳注史策探測典禮清明在躬天有才格然而三黜之負音在時譏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令狐德棻貞度應時待問平直徵

舊史修新禮以暢國風辨治亂談王霸以資帝業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其斯之謂歟鄧世隆國史時譽固有諒直其復書不遜何不知之甚也上疏請編御集其弼直乎顧胤清芬可觀彝範積善餘慶其有子哉李延壽研考史學修撰刪補克成大典方之班馬何代無人仁實捃摭抑又次焉孔穎達風格高爽幼而有聞探賾明敏辨析應對天有通才人道惡盈必有毀訐及正義炳煥乃異人也雖其捃摭亦何損於明司馬才章籍時崇儒明數致業王恭弘闡聲教禮學研詳馬嘉運達識自通克成典雅並符才用僴色丹青其捃摭繁雜蓋求備者也

贊曰河東三鳳俱瑞黃圖棻爲良史穎實名儒解經不窮希顏之徒登瀛入館不其盛乎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三

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蘇之 勤校勘